

台阳诗话

自序

郑序

邱序

读友竹词兄大着并以致相慕之忱

上卷

下卷

跋

自序

此寥寥者，皆韶年耳目所及，迄今半逐遗忘。兵燹余生，学步邯郸，苦无师友切磋，金针莫度；本为巾箱吟赏之具，亦如燕公记事之珠。况古今诗话，汗牛充栋，已足备知人论世之采择，奚用此为？漫存若干条，有赞叹而无撝诃；只可留示后人，未敢就正有道。乃长男富侯，凡见余案头笔墨，必手自抄录，如恐遗失；今且灾及梨枣，谓欲以省写副。闻之不禁汗颜，阻之似拂其意。窃愧穷居幽介，苟全性命之时，无从得书，兼以学术空疏，闻见不广，贻笑方家，知所不免。唯祈海内同志，正其纰缪，或蒙邮示，匡所不逮，俾得再成续篇，感且不朽。嗟乎！仆无名世之心，并少传后之志；砚枯笔秃，犹复孜孜不已者，诂结习之难忘，实敦交之窃取。印既竣，因缀数语于首，以志歉怀云。

岁在乙巳秋月，友竹王松自识于如此江山楼。

郑序

昔韩文公云：『物不得其平则鸣』，人之于言也亦然。其譔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，盖必郁于中而后泄于外者也。王君友竹之诗，信善鸣矣；即古所谓高出魏、晋不懈而及于古者近是。其生平潇洒不群，豪于饮，与人交无所可否；迨与之语道理、辨古今，则毅然不可面夺。忆甲午余六十生日，招饮带草堂，一时士夫俱在座焉；酒酣耳热，君独纵谈天下事，慷慨累万言，若河决下流而东注，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、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。遇不平处辄欲砍地长歌，四筵咸惊，其风概固可想矣。自沧桑变后，境益穷而诗酒益耽嗜，自言引满不胜少时。识者知其借醉乡之意，有托而逃，抑亦陶潜一流人也。

时匪势汹汹，宫原少将正人聆其名，定交后以义请而强委任焉。君为桑梓计，义不敢辞，爰往新、苗各庄安缉，不害一命、不取一钱，阅数月而两邑无

警，皆君之力也；至今内山人犹啧啧称之焉。明岁举一子，知者咸谓君能以道自任，天之报施亦自不爽矣。

所居如此江山楼，日以诗酒自娱，不与世涉。樱井知事任吾邑日，大开诗社，屡欲延致。后郑毓臣广文为通其意甚曲，因偕其谱弟瑶京、箴盘会于潜园吟坛。知事喜赠以诗，有『我与名园真有幸，三王同日访梅来』之句，登于新报；亦可见知事之独具青眼，爱才如命也。由是三子之名益着，远近称三王焉。然友竹雅不欲以诗名；第足迹所经，意所感触，又未尝不寄之于诗，诗亦无不可传也。夫传与不传，固非友竹之意，虽世情贵耳贱目，未必能知其所以然，数十年后当有饥渴思之者。盖人生一艺可传，即不与草木同朽；况其节操又飘然有古逸民风也。

于戏！余今老矣，阅人已多，如君之持躬处世，颇不易得，是以独深爱之。今春适登其楼，得其诗稿及所著诗话，读而忘倦。纪其梗概于简端，谓为友竹序也可，即谓为友竹传也亦无不可。

戊戌寒食节，北郭园老人郑如兰撰。

邱序（原题「赠王友竹处士序」）

嗟乎！吾盖观于古今来才人、学人以诗闻者，其平日之才、之学固皆甚有余于诗之大者乎？夫以诗之门径烦纡、堂奥深博，虽即吾毕世之才学，穷神尽气，心摹手追，以究六义之终始，尚恐其未必有当，而狎以余视之耶？然则即诗名以尽一生，即诗境以游终日，寝之食之、寤之寐之，此外遂无事业。吾知凡为诗人者，盖皆其所不安者也。以其所不安而竟盘旋纡折，一若有甚不得已而后以诗闻焉。此吾所谓其才、其学当有余于诗之外也。

吾友王君松，字友竹，为台湾之新竹人。其先由泉州来，系出前朝太保继隆先生。自其生也，在中国割台之前三十年，奇气虎虎，狂志嚶嚶，读书即以经世为务，穷究博览于中外之籍，独不喜为帖括家言。暇则登山涉水，赋诗饮酒自乐而已。乡里父老谄其内行孝友纯实，皆以才学人称之；共白当事，奖以职衔，力辞者屡矣。或醉以觞，逼使言志，则噤然曰：『吾诚有恶于今之头巾气，故借山水诗酒而逃之。乃忽因虚名以猎冠服，是自欺吾志也。无志者不可以为人，自欺者不足以立身。世苟有安吾身而伸吾志者，吾其从之游乎』。或闻其言，遂以狂目之。

迨岁甲申，法舰猝扰台、澎，终未得逞，草草议款而罢。时乃告其乡人曰：『吾辈毋以目前之役而喜也。台地孤悬海中，材木、矿山久闻于外，譬之积薪可以召焚如，慢藏可以诲大盗。乃观之今，其君子多昧曲突徙薪之义，其小人尚为幕燕堂雀之嬉。隐忧所伏，正未易销。十年之后，人其念哉』！及甲午

，中东和议，果以要割全台，争之不胜；众咸服其先见。于时风云纷扰，民间竞立名号谋拒日人，乃携眷属趣返泉州原籍，中途遇盗，尽倾其家。嗣再东渡，抱道自重，吏民敬之，城乡聚落藉其言而得免锋刃横困者甚伙。已则青靴布袜，蔬食啸歌，日与贵官往还，未尝别有干谒。故四方外来之士，苟及新竹，毋不知有诗人王某者。嗟乎！世有如友竹，而可谓其才学能无余于诗之外耶？

光绪己亥，友竹则竟编其所著诗集、诗话四种，将以行之，是友竹亦愿以诗闻矣。其诸所有不安者欤？抑有甚不得已而出此者欤？殆皆未可知。然能屈其才学以为诗，则诗之层累曲折，将必深味之而日甘；能拚其日月以为诗，则诗之升降正变，又必切喻之而日化。友竹乎！其以诗为寝食寤寐者乎！仲尼曰：『求仁而得仁』，友竹亦惟日求之诗，斯则得之矣。

海澄邱炜萋菽园撰。时客星洲。

读友竹词兄大着并以致相慕之忱

相闻不相识，日日望新城。每逢北人至，辄询君姓名。君家在何处？迢迢新竹路。忆昔承平年，驱车城外度。可惜迟闻君，彼时未回顾。一自丧乱初，始得君素书。知君诗学好，展卷再欷歔。灰烬兵燹中，播土扬琼琚。伤心各凄恻，将诗慰离索。卷里起秋声，中有胡笳拍。陆公昔乱离，哀音鸣郁噫。至今呼望帝，千载有余悲。沧茫怀古意，愿君长咏诗。

鹿港洪一枝月樵拜题。

上卷

延平王朱成功为开台第一伟人，明祚赖以维持者三十余年；其盛德大业，为中外所钦。世之文人学子，恒喜讴歌是事。余爱蔡醒甫（德辉）所著龙江诗话自载谒延平王庙七律四首云：『沙汕纷纷列舳舻，当年海上拓雄图。鲸鱼入梦生何异？龙种偕来类不孤。人似武侯筹北伐，地同洛邑建东都。知他矢志延明祚，绝岛偏安亦丈夫』！『红旗赤帜树高城，弱冠将军独请缨。宠賚有加天赐姓，征收无处海屯兵。都缘耿耿心长在，岂为区区发数茎？忠孝由来难两尽，邮书往返不胜情』！『森严刁斗拥熊罴，赏罚分明未足奇。只望一身存胜代，敢将两岛抗全师。图开赤崁形堪踞，业复朱家势莫支。智力难争天命在，多君风调俨须眉』。『才尤刚决节尤坚，和议连番总不然。百计筹谋惟报国，一时流寓况名贤。便教藩服能成事，其奈孱躯不永年！史册流芳终有分，漫将遗恨播诗篇』。

沈幼丹（葆楨）星使驻节台郡，重修王庙，署楹帖云：『开万古得未曾有

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遗民世界；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，缺憾还诸天地，是刼格完人』。庙在台南府城。

日本名士馆森子（鸿）尝游南安，访成功之子孙，以清酒二瓶、黄柑一篮诣覆船山祭其墓。有诗三首，录其一云：『国破君亡何忍言，泪枯闽地旧乾坤。春风一剑三千里，来吊孤臣未死魂』。

噫！何令人景仰一至于此！而德国李庶博士所著台湾岛史竟目为海贼朝廷，称成功曰贸易大王，其识见亦诚可鄙也夫！

靖海侯平台，明宁靖王死之，五妃同日殉难，葬于魁斗山，坟前立庙。观察周彦有联云：『剩水残山，巾幗共知殉社稷；蛮烟瘴雨，佩环窃欲效英皇』。颇有切合，故可传也。

彰化陈伯康（肇兴）孝廉着有陶村诗稿，其谒宁靖王墓七绝云：『卅年憔悴落蛮乡，故国河山感慨长。留得数茎华发在，九原归去见高皇』。

甲子，流寇陷漳州，军门林刚愍（文察）偕幕宾谢管樵同殉其难。谢工于画，余曾见其题菊二绝；后一首云：『半生落拓寄人篱，剩得秋心祇自知。莫道管城花事淡，笔头还有傲霜枝』。观此，可以知其气节矣。

施龙门（琼芳）进士公交车北上，道中得句云：『儿身跋涉关山苦，都在慈亲想象中』。林雪村（占梅）方伯客中有句云：『即今披体看针线，犹是当时密密成』。此等语皆从至性中自然流出。

吴芸阁（子光）孝廉，品学兼优，着有一肚皮集行世。中有小草拾遗一卷，专学晚唐。其寄题延平王庙七律云：『曾读丰碑渤海东，开疆犹仰大王风。阖门骨肉杯羹底，千里江山锦绣中。明代兴亡归劫数，史家成败论英雄。似闻鹿耳鲲身畔，呜咽潮声早晚同』。杰句名篇，美不胜收。吕赓年、邱逢甲诸君皆出其门。

桐城方樾庭太守（祖荫）有吏才，来宰吾邑，百废俱举。去之日，绅民饮泣。有唱酬诗二卷，号东海鸿泥。其竹城感怀七绝云：『三十年来逐宦场，自怜肝胆照秋霜。胸中别有炎凉意，半是冰心半热肠』。『捧檄东来宰海滨。一官惟恐负君亲，口碑满地吾翻愧，不信公评竟有人』。高子丹上舍（汉墀）赠云：『春满讼庭花有韵，琴横卧阁月无声』。

坊刻千家诗注，不独题目、字句舛错不堪，即姓名、爵里亦多讹。余不惮数日之烦，重为校对。盖念吾台初学，读此为多，非欲攻人之短、炫己之长，亦因避乱无聊，为消愁计。旧本如「茅粟」作「芋粟」、「天棘」作「夭棘」之类，不胜枚举。同时所编改革日记、余生纪闻、四香楼余力草，遭乱毁灭无存。余故有句云：『避乱恼无千日酒，著书枉用一生心』。

林薇臣茂才（维垣），闽县望族也。祖考两代，俱有诗集行世。好酒工诗

。来台主林雪村方伯家，故着有潜园寓草，香荃极佳。乙未议成让台，进退维谷。感怀云：『册载客台阳，沧桑感一场。白头遭乱世，赤手怕还乡。有命何妨俟，无才只自伤。故人如问讯，诗酒尚颠狂』。未几，以忧时卒。

癸巳，方雨亭朝元（家澍）渡台，道出新竹，喜晤先生。赠句云：『梅妻鹤子人间累，酒榼诗瓢海外仙』。先生旧有见赠云：『昨日承君赠新诗，今日看君作隶字。君诗脱口尽灵机，君字挥毫皆古致。努力自錡修，非但诗兼字。慎勿恃聪明，聪明多暴弃；慎勿矜才华，才华招妒忌。廿四桃李春，九万鷗鹏志。忝附忘年交，数言寓深意。吁嗟乎！襌衫落拓耸吟肩，穷途怕洒英雄泪。读书岂止为科名，科名本是男儿事』。呜呼！先生爱我如此，岂非知己胜于感恩耶！余昔以时事日非，故不喜赴试，而先生谆谆告戒，且以远大相期；今作山中废材，不亦负先生之所望乎！

二十六宜梅花书屋为潜园最胜处。额为雪村方伯亲书，极遒劲。闻主人在日，每开文宴，必在此间。厅志误载为「三十六宜」，尚无议；而铁梅老子一肚皮集名实须副说，则讥为「几十六宜」。噫！岂非尽信书不如无书乎？方伯题楹联云：『耽闲成性，爱鹤、爱花、爱茗、爱琴诗，半世于中饶趣味；为善立心，守忠、守孝、守仁、守礼义，五事以外总糊涂』。其所有金石、图书、良琴、古砚诸异珍，至今尽归乌有，殊堪惋惜。故余赋诗吊云：『醉过西州更怆神，潜园无复昔时春。忽看石笋镌为砌，况说梅花砍作薪。临水高楼余瓦砾，藏山绝业化灰尘。伤心来去堂前燕，悲语如寻旧主人』。

台湾竹枝词一卷，后附前人所咏龟山生熟番诸歌，而不刻姓名，时论非之。兹编诗话，欲采数首，翻撷未终，倦欲思睡，因忆张侍御（湄）巡台云：『真个四时皆似夏，荷花度腊菊迎年』；『一抹腮红还旧好，解纷惟有送槟榔』；『月几回圆禾几熟，岁时频换不知年』。又何其可爱也。

李石樵广文（秉钧）尝咏台北八景绝句，和者甚多。余爱其戍楼笛声云：『一声长笛海门秋，云树苍茫耸戍楼。凭吊高歌缘底事？废兴祇合问江流』。陈淑臣上舍（洛）云：『兴亡谁谱荷兰事？长笛一声秋月高』。工力适敌，可传无疑。我竹八景，咏者亦多。余独爱陈子潜广文（朝龙）潜园探梅云：『一代豪华别业存，梅花百本自成村。春光漏泄枝三两，破费寻诗一扣门』。得毋谓好恶拂人之性耶？

邱菽园观察（炜菱），吾闽海澄人；流寓新嘉坡，自号「星洲寓公」。创设天南报馆，文章气节，为世所钦。其著述甚伙，有菽园赘谈八种，后附庚寅偶存、壬辰冬兴诗各一卷，中有和韵咏古六首。伯夷云：『不遇黄农遇夏朝，乾坤兄弟影寥寥。微言欲假清风送，汤武由来学舜尧』。苏武云：『万里关山月色阑，牧羝雪窖任荒寒。归来不见生妻在，应悔胡中娶妇欢』。扬雄云

：『非不文章千古重，竟将着论美新朝。九京欲起君相问，此恨如何作解嘲』？因忆古诗云：『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能复见为人。高情千古闲居赋，争信安仁拜路尘』；诚属有目共赏之作。

诏安马耿甫征士耽诗，着有全集；编辑养源诗话十二卷，搜罗极富，皆有资于劝惩，真有心世道之为也。曾咏樵夫句云：『藉手削平荆棘路，一肩挑尽古今秋』；余每喜对客诵之。

吾竹素称礼义之邦，不独山水秀媚已也；廉让之风，令人思慕，故来游者往往爱家焉。广州徐莘田曾有和韵一绝云：『竹塹溪山久艳称，旧游如梦忆曾经。故园松菊虽堪恋，争似移家住武陵』。着有撷红吟馆集行世。

慈溪姜西溟宸英太史云：『我辈人人有集，其诗或传与否，均未可知；惟当牵连缀姓名于集中，幸有传者，即所附载之人亦因以显；如少陵之于阮生朱老、东坡之于杜伯升老符秀才是已』。嗟乎！先生苇间集今已大传，特不知谁为附之者？可慨也！

苏虎七来台游幕，少髯而善谑。尝于席间酒酣自出对联云：『好容易生数茎须，细细算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』；时有陈洞渔孝廉（霞林）即席对云：『真快活饮几杯酒，昏昏睡去，寅卯辰巳午未申』。满座皆鼓掌而笑。

谱弟箴盘（石鹏）号了庵，书学隶篆，又工于金石刻划。十岁通韵语；塾师尝以「龙媒」二字嵌首尾，命塾生作联。箴盘先成云：『龙文犹忆杨称侄，凤友原凭叶作媒』。全塾无能出其右。时有「王龙媒」之称。性好山水，所有吟咏皆为纪游而作。如生番道中云：『隘寮高筑大山颠，警铎声从谷口传。昨日野番初出草，茶园十里绝人烟』。游鼓浪屿吊延平王云：『延平王气至今无，小屿弹丸列海隅。五夜风涛犹带怒，四围山水自成图。雷轰怪石文将蚀，炮涌红衣血未枯。鼓浪有声人不见，草鸡啼罢月如弧』。舟近溜石渡遇雨云：『日暮逢淋雨，风帆一片悬。客心同逝水，山意欲含烟。塔远疑人立，云低与海连。橹声频欸乃，归梦落江边』。其它名句如夜泊灵溪云：『野渡潮生鸥梦警，疏灯人语雨声残』；夏天即景云：『五更雨急惊残梦，四月风高欲假秋』；俱可诵也。

黎召民观察（兆棠）挽陈迂谷广文（维英）联云：『徒顽服教，弟傲克谐，具先正典型，乡里有声山斗仰；我甫宦来，君何仙去？叹老成凋谢，瀛壖无色海云低』！广文为吾乡乡贤郑藻亭征士高弟；有哭师联云：『于先生不能口赞一词，品也、学也；在弟子只有心丧三载，伤哉！哀哉』！

诗话之作，古人评论已详，吾侪小人，何敢妄生訾议。甲午以来，疮痍满目，块垒填胸，无聊时学步邯郸，以遣忧愁，庶免虚度光阴之诮，亦古人所谓『书有一卷传，可抵公卿贵』之意。且抄录友朋诗句，又为水绘同人、渔洋感

旧所不废也。

丁酉秋闱，郑毓臣广文（鹏云）在台，未能晋省；感怀云：『踏遍槐黄迹已陈，磨穿铁砚暗伤神。功名有分三生定，世事如棋一局新。五度秋风曾老我，二分明月正怀人。瀛东多少观光客，桂籍留题话夙因』。

吾竹寓贤，有查小白明经（元鼎），海宁人，游幕十闽，为督抚上客。性不居积，每好活人。善饮，工诗，著有草草草堂吟草，当代名公序跋甚多，俱许以必传。今稿已失，惟传其挽台湾令高南卿司马（鹏飞）五律云：『凤凰池上客，忽现宰官身。仙吏皆循吏，良臣作荅臣。生原慈似佛，死以杀成仁。夜半文星殒，书空一怆神』！又挽凤山令王仲甫司马（廷干）四律，其一云：『海国衡才院，班荆话旧交。诸生东鲁重，豪气北溟包。鸿治悬心镜，龙文读手抄。新诗题小草，月下费推敲』。其三云：『弭盗滋多盗，危乘仓卒间。细君同殉节，公子幸生还。人彘惩元恶，祥刑殛庶顽。克威兼克爱，阴扫半屏山』。二公皆遇贼尽节，亟录之以表幽光。

吾乡竹梅吟社之盛，于光绪初年为最。陈瑞陔贡士（浚芝）未第时，咏新筭云：『干霄自是他年事，出得头来已几分』。未几，果举于乡，遂成甲午进士。陈子潜广文亦咏赵师雄月下遇美人云：『千古因缘归一梦，春风容易隔仙凡』。时广文之尊阃尚无恙，忽于是年冬初溘逝，余因得句云：『怎奈眼前诗料好，每防成讖不多吟』。

林雪村方伯（占梅），号巢松道人，慷慨有大志。戴逆之乱，自募乡勇仗义助剿。手建潜园，为吾邑八景之一；延聘海内知名士吟啸其间，文采风流，宾主并美。所著潜园琴余草，各体俱佳。先录数联于此，足以窥见一斑。示弟云：『见义须逾谋利意，待人莫用作文心』。感怀云：『报国何须论在位，轻财未必尽沽名』。『守节可风追孟母，养亲无日愧姜诗』。写兴云：『煨茶备待醒时饮，聚墨留供兴到书』。『闲扫落花舒懒骨，静临细楷敛粗心』。『静中读易心因敛，悟后鸣琴趣乃真』。『石磬数声云外寺，好花十里水中村』。『曲径鸟啼花影里，隔墙犬吠水声中』。『爱画自欣胸有竹，看书暂苦眼生花』。『琴心暂会中庸道，诗学难参上乘禅』。『天外落霞齐远鹜，竹闲微雨乱流萤』。绝句云：『拣向柔条条上立，随风飘似打秋千』。

林若村观察（汝梅）喜佛老学，雪村方伯之弟也。尝往广信府谒正一真人张氏，归语人曰：『全台五六年后，当犯天狗之劫，惟为善者可脱此祸。吾身不及见，汝曹须慎之』。先生果于甲午赴道山，而乙未遂割台矣。天狗者，日本神道之一派也，初不解其意，今人始服其言。诗画一门，尤为先生所好。余见其自题画幅云：『插架牙签胜石渠，芸香百合辟蟪鱼。一甌拟就先生借，补读生平未见书』。『几竿修竹一池莲，涤尽尘襟品欲仙。曲水流觞传癸丑，令

人长忆永和年』。『蒙蒙雨意酿芳堤，秋色排空半已迷。寻胜但携双不借，浇愁更有左偏提』。『三白长教见蜡前，丰登太史已书年。今朝雪意千山霁，絮压峰尖上接天』。

余记少时于潜园云香馆壁上见唐六如先生墨梅一幅，上有截诗一首，为林文忠公所题。后二句云：『我本孤山和靖后，爱梅耐向雪中寒』；气慨高浑，抱负宏深。生长海外，获见子名臣手笔，不胜欣幸。录此以志不忘。

郑伯琦孝廉（家珍），吾竹巨子也。自少好读近世译本，精于术数之学。乙未，避地入闽，从学者众，皆游泮而归；谱弟箴盘亦出其门。在泉有年，造就良多。当道推其算术为八闽第一。有英儒某氏闻其名，欲往试之，互相运算，竟被所屈。由是名益噪，遐迩莫不知其人者。其诗余不多见，仅记其感台事末二联云：『虎旗强迫元戎拜，鸡屿终看故垒空。不及月楼身一死（谓张月楼战死鸡笼），犹喷热血洒秋风』。

余友吴澄秋广文（逢清），丙戌重九游金山莲庵；题壁云：『生恐名山人占尽，每逢佳节一登临』。晚归过古冢云：『九原如可作，想恋利名不』？同时诸人，俱有和韵，不及远甚。广文性淡远，喜读书。乙未议成割台，携家回晋江，与余相遇于泉城，索看拙稿，极赏『不合时宜知己少，生逢世乱作人难』；『兵燹殃千里，亲朋散四方』；『离情分一水，别恨满孤舟』；及『返照满江双塔屹，刺桐城郭是泉州』；『何用携家方外去，避人此地即桃源』。

吾台近日诗学之盛，远过昔年。论作家当推鹿苑吟榭，其如道阻且长，诸君子皆未得谋面，实为恨事。仅读新报所刊咏物、咏史诸作，俱可为山川生色矣。许剑渔花气云：『薄醉芳醪蒸锦被，微闻芴泽解罗襦』。施梅樵云：『微雨蒸成香世界，暖风吹出玉阑干』。鹿港又有陈槐庭，亦鹿苑中之诗人也，与余为莫逆交。有书怀句云：『古来名士惟耽酒，老去才人尽著书』；『酒入侠肠成热血，诗经名手出新裁』；『绝口怕谈天下事，平情曲谅古人心』；『不曾力学休伤遇，谁道能诗即是才』；俱登作者之堂。倘使随园老人见之，亦当引为同调。其题余如此江山楼诗草五律云：『雅爱王新竹，诗宗已饱参。句惊前辈读，我拜下风甘。才气凌瓯北，词源出剑南。后来瓣香者，呼佛铸金堪』。奖借逾量，鄙人受之，愧不敢当。

台北山水奇秀甲海外，莲座山剑潭，其尤著者。潭前太古巢，为陈迂谷先生读书处。此间古迹甚多，志载其题壁句：『两仪石上搜遗迹，八卦潭前隐散仙』，与所著偷闲集原作不同；即林雪村先生过内湖庄后半首，亦非本来面目。传闻某阁学修志时，喜改人诗，致诸先正遗稿半被改坏。何其遇人不淑欤！

台中林荫堂观察（朝栋），性豪爽，有志略。当法人扰基隆，逞身召募，会官兵战于鸡笼杙，夜不稳睡，甲不离身，屡着劳绩，中外咸目为岳家军。

诚哉将门有将！其尊公为泉州提军时，发逆犯漳遇害，久有褒赠。观察至是以其功上请移奖，诏赐祭葬、建祠。为人臣子，如此可谓忠且孝矣；未知其能诗也。近闻其有句云：『不为流离苦，焉知雨露浓』？传为观察感怀之作；聊先录之，俟知其详者，俾载全篇。普天忠愤集所载有云：『黑头此日真公辅，青史评年有定评』；与近日传诵陈仲英观察句『大名已足垂千古，此错何堪铸九州岛』，此言是也。余未免过激不实，何足传信！噫！思念及此，方知立言之难、立功之难。

吾乡胡克昭布衣，耽吟咏，又精岐黄术，以慎重为当道推许。题所居云：『树环堪听鸟，池近好观鱼』；六言云：『此地可耕、可钓，其间宜雨、宜晴』；为一时传诵。先生善撰灯谜，出经入史，雅俗兼工；每逢灯节，诸大家争相延致以去。

黄淦亭广文（如许）与余为忘年交。有新居落成七律云：『作室非关富有余，免遭风雨足安居。家无子敬千困粟，架只匡衡数卷书。砌上苔痕新洗刷，窗前草色未芟除。竹城旧雨如相访，好认门联暂息车』。没后，遗稿二卷曾送于通志局。其子黎阁上舍（传经），闻亦能诗，余惜未见。

竹城南门外有古奇峰，建庙祀福神；环山面海，景趣颇佳。余尝往游焉，偶见庙壁断句云：『天外波涛何限阔，眼中城郭自然图。评诗有料山奚管，待客无僧酒作徒』；知为刘希向上舍（黎光）所作。希向在道光间为新竹七子之一，与郑祉亭先生父子游。性嗜山水，着有吟草若干卷，今已失传。

诗之为道，可以知人心之邪正、风俗之厚薄、时政之得失、国家之盛衰，颂扬讥刺，在所不废；闻之者知儆，言之者无罪，故古有輶轩采风之制。然诗宜以温柔敦厚为主，其颂之也勸其加勉，其刺之也望其速改，词虽殊而存心则一。自古道日漓，颂者谄谀，刺者痛诋；因此贾祸，何可胜数？而明哲保身者，则恒以此为戒；果杏岑将军有句云：『新诗切忌干时政，醇酒应知误少年』。然有心世道者，抚时感事，郁于中必宣于外，时政未尝不可干也，要在以忠厚蕴藉出之耳。如太显露，未有不贾祸者。楚人许雪门观察所著雪门诗草，读之，自道光至同治数十年来国家之治乱、将帅之贤愚、民情之苦乐、中外之情形、军务之胜败，历历在目。直笔褒贬，语复蕴藉，深得忠厚之旨，且可为他年史料；直足与曾文正公文集共观，而察知当年得失之源焉。

张星枢大令（维垣），台阳名进士，工诗好酒；历任剧县，卓著循声。归里后贫素如旧，至今人多思之。有戏咏乞烟灰七律一则，游戏诙谐，颇伤刻薄；然以劝戒，亦复佳也，故录之。『腰藏小碟步如梭，拱立床前细语和。添足画蛇迎客笑，甘心走狗任人诃。恩邀半勺称无冀，惠受三分说谢多。最喜残灰犹带润，且伸拇指试研磨』。着有诗文集未梓，遭乱后焚毁无存。

乙未之乱，诸巨室去住维艰。不识时者成隐匿不出，而各小夫欲乘隙为乱。郑澄波明经（如潘）情笃桑梓，与其宗人简斋广文（以典）不顾身家，苦劝同人尽心筹划，全活实多。及事平，闭户读书，不干世事。有送友回籍五律云：『梓里烽烟后，亲朋散四方。羨君归故国，愧我困蛮乡。世事新棋局，人情薄纸张。分身无羽翼，何以得翱翔』？未几，竟以忧愤终。

闽中郑肖彭枢部（籓）庚寅游台，题唐薇卿中丞请缨日记云：『功名何必柱镌铜？单骑居然郭令公。奏疏一封书八卷，华夷谁不识英雄』？『书成重译遍传观，西贼闻之胆亦寒。敢以无人轻我国？崎岖万里一官』。『时局艰难肯顾身，鸿泥何独志风尘。南交归壁中朝日，信笔千秋付史臣』。『玉门生入羨班超，吏部文章世不祧。我欲请缨无路去，读余热血动中宵』。中丞所刊诗，畸人多诵之。

观诗知人，斯言也余初未敢深信，今而后知古人之不我欺也。凡诗带蔬笋气者，其人必吝；带脂粉气者，其人必淫；带尘土气者，其人必俗；不检点字面者，其人多疏；爱修饰者，其人多诈；无警句者，其人必庸；工炼句者，某人蕴藉；粗豪者诗亦粗率；沉潜者诗亦沉重；气吐长虹者，抱负不凡；骨凌秋隼者，志节迈众；含华佩实、纯瑜无疵者，气节高超；博带峨冠、周规折矩者，品学端正；讲道学者多俚；矜才学者多夸；奋笔嶙峋、含情凄惋者，必早达而夭；清稳有致、余韵悠然者，必晚享而寿；无病呻吟者一生落寞；含愁潇洒者毕世平安；押险韵能稳者，履险如夷；押平韵而涩者，处泰而窘；少年坎壈，大都起不高超；晚岁屯遭，皆由结无余韵；居心险诈，每以险语冷字欺人；作事骄奢，多摭僻典群书骗世；趋炎附热，往往抱杜尊韩；令色巧言，句句匀黄铺白；桀骜不驯之气，定是奸雄；怪诞不经之言，必非佳士；忠臣孝子，语必平正，情必缠绵；烈士奇勇，志自恢阔，言自慷慨。诸如此类，不可枚举。持此衡人，百不失一。今而后知诗、礼、易三者，皆有藏往知来之妙，深入其中，于涉身持世，所益非浅。夫子学易，尝云可以无过；左氏传中恒以言语仪节断人生死，毫厘不爽。观诗知人，斯言信不诬也。而世人乃以雕虫小技视之，盖亦未窥其底蕴也。

刘省三爵帅（铭传），为中兴名将。治台数载，百废俱兴。外人尝目为政治家之巨子。所著大潜山房诗钞，曾文正公亲为序行。其间名句，美不胜收。余最爱郊行古体一篇，及晓行一联云：『五更不辨旌旗色，一路惟闻车马声』。他如有感五言云：『不幸入官场，奔劳日月忙。何曾真富贵，依旧布衣裳。负性无谦假，宜人说短长。莫如归去好，诗酒任疏狂』。七律如遣怀云：『自从家破苦奔波，懒向人前唤奈何。名士无妨茅屋小，英雄总是布衣多。为嫌仕宦无肝胆，不惯逢迎受折磨。饥有糗粮寒有帛，草庐安卧且高歌』。偶作云

：『三十人为一品官，多人憎忌少人欢。旧交朋友亲疏见，新结邻封应答难。好管是非生性直，不忧得失此心宽。风尘劳苦无休息，憔悴形容羞自看』。此皆从阅历中得来，非他人所能道也。而读其无锡道中一绝云：『满地烽烟百战收，轻舟来去任情游。青鞋布袜无官气，一样同人上酒楼』。则又雍容雅度，大有名士风流之致。

陈基六茂才（式金），彰化名士也；交情慷慨，韵事风流。工诗赋，著有铁崖诗钞。有偶成句云：『日为好吟疏应客，身因多病强参禅』；读之，亦可想见其襟怀。

厅志贤妇传载：黄淦亭广文淑配何孺人因夫病笃，久侍罔懈，汤药无效，求神问卜，俱云命运与妻相克，若无克制必死。何向姑曰：『夫死无子，宗祀斩矣。且姑年老赖谁？妇愿代死，以延夫寿』；遂服药死，夫更霍然。士林争咏其事。余记戴还浦茂才二句云：『莫延夫命生何益？既慰姑心死不妨』；可谓委曲详尽。广文有沪尾凯歌甚佳，今失。

金匱严紫卿司马（金清），权淡水厅三载。卸篆留别七律四首，摘录数联，句云：『政简公庭幽鸟语，时平驿路野花开』。『造士自宜先器识，读书岂仅事文章』。『家修廷献皆经济，明月清风见性情』。『理篋童奴方草草，献诗士子尚依依』。时惟郑奠臣孝廉（维藩）和韵为公所赏。句云：『康成诗礼惭家学，贾谊治安仰吏才』。『谁如司马万家佛，深慰嗷鸿一片情』。『泉不易心征洁操，珠因还浦着循声』。『去后相思碑堕泪，来时不怒钺生威』。孝廉性洁净，望之和气迎人，有孝子之称。司马工隶字，至今部民宝之。

戊戌政变后，有下征医之诏；人心惶惑，莫知所措。邱菽园先生联合海外忠义之士，电请圣安，特赐纶旨，有「不忘中士」之语。其忠爱真忱，固可垂诸史册而无愧。先生自丙申南游，便以开荒革俗为己任；兴办星洲文社，久着成效。名儒学士，多往从之。前曾以书来邀，奈贱躯多病，不宜远涉重洋，未得与诸君子共数晨夕，诚属憾事。然翘首南望，未尝不神驰左右也。昨访了庵，见其壁上有隶书寄题箴盘小像四言古风一幅，为先生所亲笔；诗字俱佳，可称双绝。爰亟录之云：『箴盘王君，贤哉我友。重译著书，泽及农田（原注：君译有农学书八种）。东人称之，誉不绝口。待子为政，而君曰否。迹比义熙，自传五柳。余事及诗，千驷弗受。亦有桓谭，代伤覆瓿。吾爱吾庐，岂易所守（原注：自题其所居曰「了庵」）。门对溪山，壶储茗酒。夷惠不由，沮溺可耦。私淑诸人，为鲁孔某（原注：君尝倡祀孔孟之会）。时还读书，有文在手。金石出声，其志不朽。台湾之都，新竹之藪。六逸可七，八贤可九。再千百年，宜视此叟』。末署『海澄邱炜菱菽园甫，时客星洲』。

台南离竹城颇远。庚子春，拟往游竹溪寺诸胜，藉采诸名人佳句，以光拙

著。奈贫病交攻，致未能如愿。近得罗蔚村孝廉（秀惠）、蔡玉屏孝廉（国琳）见寄二绝，故采登之以志神交，窃恐非其得意之作；欲迟以待之，又恐人事靡常，后悔莫及，故暂录之。罗君七绝云：『洒洒词源峡水倾，何时幸望遂班荆？却嫌不舞羞知己，愿让高轩御李生』。蔡君七绝云：『愧未交游四海宽，奇才瀛岛似君难。借筹他日隆前席，定有新猷策治安』。闻罗、蔡二君品学兼优，当道诸公所引重。异日若得其佳句，当载之续编中。

陈雨亭处士（喜）家住大湖庄，性朴野，喜读书为善。少馆客雅庄，夜深邻女来奔，力拒之。余慕其节操，曾采其事入四香楼随笔中；又有赠诗一律，载在余力草。近闻其有咏一丈红绝句云：『欲筑茅亭高二丈，花开刚在半亭中』。

吴让斋中翰（士敬），性成孝友，古道照人。闻其祝丁述安学宪曰健寿诗云：『诗曾真率社中咏，人可耆英会上参』。死后旌表孝友，人无间言。余记七岁时，同先君子奉访草堂；先生见余佻■〈亻达〉，戏出对云：『虎耳草』，余应之曰：『象蹄花』。先生笑曰：『倘能再对，当啖汝果』；因再应曰：『莺爪花』。先生笑贺先君云：『此子将来必不凡，足以报君德』。迄今思之，忽已三十年，殆如一霎时。欲搜录遗稿，以存其人，聊报吾知己；而乱后纷失，百不逮一，会须他日竭力求之。

乙未之役，惨不可言。偶读李叔宽孝廉（文泰）有感五律，实不啻为当时咏也。诗云：『父老吞声说，心酸不忍闻。祸枢胎土客，欲壑饱官军。浩劫山川沸，炎威玉石焚。可怜皆赤子，愁置武安君』。又云：『闻道新颁诏，投诚释旧嫌。天恩厚广大，将令自森严。名字沿村索，衣冠聚族歼。有谁殷入告，请命为闾阎』（见樵隐诗话）。

余避乱渡泉，洋面遇盗，行篋一空。舟泊海坛，主家贻燧茂才家，获遘杨俊臣游戎父子及黄紫标都戎，相赏于风尘之外，方得回晋江之蚶江乡。余因有句云：『逆旅转嫌妻子累，穷途难得主人贤』。非敢以此酬恩，聊作吾家记事珠耳。俊臣有句云：『家无田产常安命，案有诗书不认贫』。握手泣别，犹嘱寄拙集。及回台抄寄，俊臣已赴道山。

今生已矣，愿结来生。

赵瓿北尝讥随园云：『有百金以赠，则入诗话。揄扬武将，亦称诗伯』。此固作诗话者之通弊。而余之作，则其迹同而心异；知我罪我，在所不计。余之志，在扬善隐恶；即阐扬或有失实之处，亦无太过之词。盖就余之所知者，文则叙其政绩，武则表其战功，但取其有征，不必其能诗，亦不问其相识与否，又何计其赠之有无多少耶？卷中所采，不识者居半。其曾惠赠者亦多，然不过些须之馈，未尝得其厚赠也。今日竟有一种刻薄人，闻人之善则吹毛索疵

，必不肯信，且谓自三代后无完人，不指为好名、妆点修饰，则谓为传闻附会、阿谀逢迎；闻人之恶，则手舞足蹈，捕风捉影，小则成大，虚则成真，又多方添设必入人罪而后快。吾不知其用心何等耶？若谓余欲藉此以迎合当道，则聋瞶至此，亦不堪用矣。若谓营利，则三十余年梅妻鹤子，所需无多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；名利之心，早已淡然置之矣。而其不惮烦之意何居？则曰：余将欲善天下万世以兴起之耳；且使他日作史者见之，亦足以资考证。而论诗则尺寸不能假借，可则可，否则否。若其不工诗者，而因欲叙其功业援以入诗，称为诗伯，此则不能效随园之故智也。盖其人果有功业，自足传于后世，又何必牵连及诗乎？

诗律最细，其大旨可一言以蔽之曰：参差不同而已。其押韵也则虚实相间，其用意也则情景相间，其造句也则倒装、悬针等法相间，其用字也则天文、地理、草木、禽兽等字相间。知参差之道，则于诗学思过半矣。作文之法，亦不外是。不独诗文为然也，易之为道，生于奇偶错综，天下事皆作如是观可也。

诗以气壮为上，局势次之，词华又次之；对仗虽工，落下乘矣。

诗贵于炼。炼格为上，炼句次之，炼字为下。不知炼，则不足言诗矣。

诗不可不师古，而不可专师古。不由古入则无法。若不欲（法），求其相似，如明七子得李、杜之皮毛，甚无谓也。善哉黎二樵之言曰：『其初傍门户，继乃独树帜』；随园之言曰：『今人学（李）、杜而不知变化纵与李、杜无二，后之人亦不肯读之。何也？舍真李、杜不读，而读假李、杜耶』？余谓古人者，规矩准绳也。良工之作物，固不能舍规矩准绳；而其器成，或方或圆，初不似规矩准绳也。奈何今之作诗者，不若匠人耶？

以上数则，出樵隐诗话，录此以公同好。

吾台陈日光茂才（焕耀）有题邱菽园先生红楼梦绝句诗后云：『月旦公评又一新，笔花开处唤真真。知君具有量才尺，先试红楼梦里人』。谢道隆茂才（颂臣）亦题云：『金钗十二幻情缘，又得邱迟妙句传。劫火难烧才子笔，海天重话石头禅』。此盖谓满洲禁红楼梦而不能绝也。二君诗皆清新可爱。

「花魂」、「花气」、「花颜」、「花影」，此潜园吟社题也。时同咏四十余人，具高才饱学之士，工力悉敌，不易轩轻；余惟爱秋雁臣司马（日覲）所作。其一得「幽」字云：『花容一霎黯然收，凭吊芳魂到九幽。无影无形空有恨，和烟和雨不胜秋。佩环月下怜卿瘦，风雨宵深替尔愁。我赖一枝香在手，众香却被此勾留』。其二得「清」字云：『又惹探花仔细评，别于香外送将迎。春风拂拭人如醉，芳味氤氲蝶有情。袭我不禁行得得，投怀只合唤卿卿。使君意气原非俗，仙吏仙葩一样清』。其三得「妍」字云：『十分颜色到花

前，不是天然不算妍。艳冶迷他千里草，风流拟否六郎莲。和来粉黛都成玉，夺到臙脂尽欲仙。寄语后庭谁得似，一时愁煞众婵娟』。其四得「移」字云：『分得春光千万枝，顾形借影美人知。亭台高下和烟宿，篱落横斜带月移。幽境行将蜂蝶误，名流销尽色香时。年来顿悟繁华梦，重迭阶前有所思』。司马遇贼尽节，故全录之。事载厅志，祀昭忠祠。

黄雨生比部（骧云），诗笔豪迈，着有成集，当代名公卿叙跋甚多，咸许以可传；奈身后散失无存，仅得其定军寨句云：『城边饮马红毛井，港外飞帆黑水洋』。又鹿港感事云：『杨仆功成沙有骨，孙恩死后海无波』。

癸卯秋，某进士邮寄诗集二卷，并函嘱采入诗话。余不惜一日夜之工尽阅之，中多感事之作，指陈时事，污及宫闈，令人一读声泪俱下，余不禁为击节叹赏，欲选入以光拙著；继思时局至此，诚非臣子所忍言。自抒幽愤，犹宜寄托深婉，况可明载之简篇乎？

施宵上明经（钰），襄壮伯裔也；着有石房樵唱、台湾别录。余记其月下香句云：『楼台水浸春无迹，枕簟风生梦有香』；雅切不浮，非粗心人所能易到。

童蔗云岁贡（蒙吉）工诗赋，有夷氛绝句云：『鸦片筹操帷幄中，戈船巨炮又称雄。海隅竟洒苍生泪，两种输他善火攻』。又咏番头银云：『海邦白镪本夷财，个个象形面目开。取汝探囊真授首，此曹都已断头来』。郑乙莲孝廉（超英）和云：『洋烟耗尽万家财，一见夷船色笑开。莫怪群看他面去，有钱方得出头来』。诚妙语可解颐也。

闽人林畏庐所撰闽中新乐府，风行海内外，邱菽园观察为刊行本竟，编入训蒙丛书。吴人三昧子谓其书有益于国民甚大，不仅为闽一隅而发，改题曰「支那新乐府」，可谓卓识。因摘二首附此，以告我台人者。检历日云：『检历日，检历日，婚葬待决日家笔。欧西通国无日家，国强人富操何术？我笑马迁传日者，史笔虽高见斯下。日家争宗鬼谷言，咸池死耗兼丧门。又言葬地有方向，贪狼巨门兼旺相。贪狼巨门此何神？一神能管万万人。不管生人偏管死，向人坟墓作风水。向之则吉背则凶，无乃逼仄神心胸？西人事死道近墨，自亡迨葬廿四刻。若使人人待日家，丧堂已被巡捕逼。葬亲我国胜欧西，必须择日真无稽。一心孝，一求福，一半欲幸一半哭。我想此时孝子心，天人大战堪捧腹。因之追论司天台，好言休咎斯奇哉！星流彗见皆言祸，占经论说真蠢才。立冬以后流星会，地球行入流星内。占言星走主乱离，同治中兴却见之。彗星轨道有定处，一年各有应行道。嘉庆之时彗竟天，何由国泰民丰年？须言人事舍天象，大家无作懵懵想。天变由无一定殃，日家之说尤荒唐。惠迪从逆理归一，不必长年检历日』。此恶日家之害事也。又生髑髅云：『生髑髅，生髑

髅，眶陷颐缩如猕猴。痰声来，痰声续，黔到指头疲到足。汗渍眉心泪注目，逆气辘轳转心腹。溺泄便溏沾被褥，明明有鬼加钳梏。斗然眼见芙蓉膏，一时神妙穷秋毫。对灯抽吸才几转，意气直蹶青云高。骤如危病脱，手足均灵活。问君乍奚啼？犹如地狱沈泥犁。问君今奚笑？不图为乐如斯妙。烟瘾之苦说难了，纵情多半由年少。或从夜话耽银灯，烧烟同卧谈兴增；或从春院讲酬应，到头善果菩提证；或从醉后解宿醒，误却金刚不坏身；或从小病代方药，转教痼疾膏肓作。凡此皆言受病始，再言收局难堪矣。富贵人居安乐窝，日斜未起如沈痾。无论大事误军国，儿孙踵武将如何？何况寻常百姓家，那能余身耽烟霞？蓝缕求人人惊倒，时时注目如防盗。生路将穷死路来，手头已乏心头好。计今惟有开烟局，烟归官卖加箝束。无奈官中重税金，祸根深陷牢人心。寸心私祝戒烟会，救护神州休陆沈』。此伤鸦片之流毒也。着实说来，明白如话，足以唤醒世之梦梦者。其于人心世道，裨益不浅；慎勿仅以寻常歌咏目之矣。

林文忠公深恶鸦片蠹国害民，故出其全力以遏之。不幸天不如其愿，转以召边衅、失要口，事之不成，论者至今悼之。且因此而谪新疆。维时送行之诗文甚多，有某太史一联云：『伏波铜柱无惭色，少保金牌有哭声』；传为压倒元白之作云。

『将官欲诈千缗饷，丐子堪当一日兵』；此二语谑而有趣。余尝闻友人传诵，忘为谁氏所作。后读箴盘了庵杂录，始知乃其尊岳杨希修茂才（学周）乙未感事而作也。杂录有曰：『乙未割地议成，唐中丞幕友陈季同献改民主国之策，为独立自守计。时乡绅某招募民团数十营，皆乌合之众；一营兵数，报名五百，实不过半。遇统军检点，则临时雇诸途人易军装以应之，街上乞儿为之一空，而营官藉以饱其私囊』云云。希修此联，实写当时情景。至今读之，令人想见官场腐败之状，为之一叹。

希修工书法，为时所重。改隶后，当道慕其名，聘为守备队汉文讲师；将校皆称「杨先生」，不敢字也。犹忆其少日，主郑简斋广文西席。广文天资英发，经济有声，喜交当世知名士。岁庚寅，有闽人郑肖彭枢部游其家，作长歌一篇赠广文，希修尝为余诵之。余爱其次第井然，格局老炼；末路规劝处，在当时敢发此言，其眼识尤为卓越凡常。今录之：『我从海上来，前路问征夫。风尘闻君名，知非咕哔徒。登堂叙同族，樽酒劳庖厨。须眉照图画，昂昂七尺躯。慷慨谈平生，志气壮篷弧。盘盘见大才，人言良不诬。君以名未立，恐或辱泥涂。君齿未四十，与我年差符。科第何足道，经史为良图。况君宗家学（君为乡贤藻亭中翰之孙），前人有楷模。龙门屡点额，扬鬣即天衢。诸叔老犹壮，君更千里驹。马群空冀野，皇路终长驱。在昔范文正，当年一名儒；秀

才任天下，仁不亦重乎？志士志千古，所见距一隅？薄海今多事，愿君宏远谩。学问与经济，由来非两途。着鞭贵及早，青眼高歌吾。与子会有约，联辔帝王都』。

陈子潜广文（朝龙）工诗文，藏书颇富，亦吾乡竹梅吟社之一诗友也。尝与林薇臣、刘维圭、蔡启运诗酒往来，极一时之乐。余记其塞下曲云：『年少将军新授钺，杀人多处是奇功』。又番界道中云：『版图暂辟无人境，绣额雕题尽改颜』。广文性嗜饮，每远行必以壶酒随车。题其所寓曰「十癖斋」，盖其嗜癖固不仅诗、文、酒已也。邑令叶公曼卿（意深）聘修新竹通志，兼主明志书院讲席。乙未，避乱入闽，穷居数载，安溪县令刘威招之入幕，旋以事去。癸卯，卒于福州。

余于国初诸家著述，最爱随园。每读其诗文，辄以未得见其人、游其地、友其子孙为憾。偶阅谈瀛录海上竹枝词，知为先生元孙翔甫观察所作；喜而得句云：『明知干我心何事，祇觉为他喜不眠』。

张谦六上舍（贞）原籍江西，因其祖先游幕來台，遂家竹塹。夔角能吟咏，人多以神童目之。有五绝云：『落日满空山，山空草有色。樵子破浓云，难觅幽人迹』。颇合唐音。

陈茂才（尹）晚号「觉觉子」，古梅州人也。少孤贫，耽读书。弱冠游琉球，为国王司训蒙事。后渡台入庠，遂居台北社寮授徒。专肆力于诗，多杰句传播人口。会满洲武公（隆阿）巡台，得其诗大喜，目为今之李昌谷。公雅好士，携诗造访。及通刺，时君方手巨觥大饮，醉叱群吏散；久之，寂然。由是狂名震一时。所得束修，除酒外无余费。距所居半里择一地，封土为坟，将诗贮瓮中■〈疒〉〈夂上土下〉之。立石碣，自书『陈尹先生骚坛』；复署联云：『阅历尘寰数十载，埋藏诗草两千篇』。又喜作草书，笔意崛强如其人。寡交游，独与邻友某善。每到，则两人各执册类校讎，以界尺为节，一读一击，如响之应声然。

读竟，客剡剡起，履而去；食须，则又来。如是者至再至三，主客不交一言。芸阁山人有觉觉子小传，载于一肚皮集；末云：『士不可以有奇气也。凡负奇气者，非有奇祸，亦有奇穷，固理势之常，无足怪者。明代奇士，盛推徐文长。以公颇有文长之才，而无其病，真自成一家风骨者。故以浊酒浇之，复为数言以缀于东汉独行传之末云』。

稻江客次，偶逢一士，手持纨扇，书七律一首云：『疏狂结习竟难除，惭愧人前百不如。未了雄心三尺剑，无多行李一囊书。请缨无路怀逾壮，随遇能安乐有余。寄语妻孥休懊恼，丈夫有笔代耕锄』。末署『少丞李森录旧作』。落落大方，何其先得我心。

陈少硕茂才（镇坤），性不羁，重然诺，其事母以孝闻。割台议成，林时甫京卿举家内渡，台地田产甚多，少可委任，惟茂才素为京卿所引重，力请代理，非其志也。有咏竹杖云：『世上最难持末路，笑君劲节也依人』，固可想见其风趣矣。壬寅夏，余游圆山，相逢于稻江客次，一见欢若平生，樽酒论文，殆无虚日。曾诵其表弟林叔庄太守（尔嘉）有和人咏菊云：『卷帘人静西风冷，相对应怜太瘦生』。太守富而好义，耽吟咏，有诗集若干卷。少硕约他日抄一副本寄来，俾得饱我眼福云。

稻江，于二十年前赴院试时小住。滨溪一带，楼阁寥寥。自刘省三巡抚台岛，设为行省；及乙未改隶后，街市整然，别开生面。前度游人重来，已不能认识。余因有句云：『半郭楼台山水窟，万家灯火管弦场』，及『到眼已无当日物，伤心难遣此时情』。

林幼春大令，刚愎孙也；性倜傥，喜诗酒。年才弱冠，著书满家。有哭梁钝庵大令（成枬）长句云：『万丈光芒照海滨，文章非假命非真。千秋洒尽才人泪，一夕修成劫外身。陆贾台前思报汉，鲁连城下欲挠秦。最怜弹遍侯门铗，国计家声两未伸』。余与梁君亦有知己感，闻讣后正欲拟稿，而苦无事实；见此，为之搁笔。

『举杯邀月醉如泥，路入乡关路转迷。旧恨才除新恨续，杜鹃枝上鸟频啼』。此近人黄鸿汀客中题诗也。余忆避乱内渡，道出枫亭，见驿壁上和韵诗甚多。独爱林资铨（仲衡）七律云：『身世飘飘一叶轻，师徒千里远同行。旌旗故国愁中影，刀尺香闺梦里声。自少所耽惟啸咏，向来不惯是逢迎。今宵且醉枫亭驿，漫计山程与水程』。其时余亦有途中杂咏，今散失无存；惟记题是驿结句云：『应有故人从此过，沿途墙柱尽题诗』。

黄植亭茂才（茂清），台北人也；风流潇洒，倾倒一时，为台湾新报社骚坛盟主，著述甚伙。曾传有渔人聚饮五古短篇云：『卖鱼沽酒来，相知有三五。酣饮绿榕阴，拇战猛如虎。醉倒夕阳西，不辨今与古。莫道囊无钱，明朝举网取』。余谓此诗有如柳柳州渔翁一首，拟删去结句，较为高浑；未知黄君其肯容余置喙否？

节孝萧母陈太君，苗栗人。父沛霖上舍，以文章书画名一时。弟星郎茂才，以著述世其家。新竹蔡启运二尹（见先）为状其事，征当世士夫诗文，用以介太君花甲之寿。施澧舫进士（士浩）作乐府一篇以诏来者，亦阐幽扬光之意云。『呜呼烈妇烈，何如节妇节？烈妇之烈烈一时，节妇节苦无穷期。立孤与死孰难易？古惟婴臼明其义。君不见苗栗山庄有女宗，柏舟卅载殊从容。读书识字天所锤，翹然生长儒门中。自从寡鹄悲故雄，上有白发下黄童。此身化石谁尸骸？米盐凌杂菽水供。昼兼儿课宵女红，未亡人补造化功。转瞬平舆成二

龙，柳丸欧获千秋同。岁寒后凋惟孤松，使我遥企天姥峰。怀清台筑瀛之东，后有述者其管彤』。古音古节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
澧舫进士，占籍台南，乡人敬慕弗衰。乙未移住泉州，有咏史七绝云：『百胜岂能当一败？拔山盖世亦粗材。淮阴胯下圯桥履，负重都从忍辱来』。著有全集，惜未能见；然吉光片羽，亦自足珍矣。

陈沧玉（瑚），星郎茂才之哲嗣也。青年有志，究心当世之学，与陈基六、陈槐庭、洪月樵先后襄理中部台湾日报；复以笔墨余闲，提倡风雅，坛坫之盛，为时所称。尝于上元日，到鹿港宴集槐庭之处。呈诸友云：『夕阳远远露朱甍，疑是绛标建赤城。十里烟云人似织，万家灯火雨初晴。酒杯在手谈前事，牛耳登坛践旧盟。剪烛西窗愁漏短，何当禁断晓鸡声』。同时其友林幼春亦有过鹿港云：『轧轧蓝舆暮未停，柳堤花坞认曾经。夕阳万瓦红于染，愁遇当年主簿厅』。幼春，余未尝与之晤。沧玉与箴盘交颇密，有题其静中得趣图甚佳，老箴尝出以示余；惜篇幅太长，不能毕载。

王晋之大令（国瑞），广东人，乙未春来宰吾邑，有循儒、循吏之称。时适外间警报迭至，跳梁小丑蠢然思逞，公患焉。急集乡绅议设保甲之制，民赖以安。及闻台北已设新政府，大军将至竹城，公乃青鞋布袜辞父老以去；至今民多思之。余尝有句云：『名士尽多遭乱世，好官难得在清时』。

『试问嫦娥清节否，广寒宫里有人来』；此吾乡郭重芙茂才寄内句也。『博得开函眉一展，膝前儿女近能吟』；则吾乡人林次湘女史寄外句也。同是离怀之作，其胸次悲欢迥不相同。次湘，为蔡启运二尹之尊夫人，其子汝修亦能诗；一门风雅，有声于时。

黄笏山司马（玉柱），竹塹人；以名孝廉官江右，所至有政声。每朔望，命治下各塾师率其徒入署，背诵孝经，奖赏有差。且闻廉明有古儒吏风。哲嗣月淑孝廉（宗鼎）、芸淑太史（彦鸿）昆季继入仕途，方兴未艾，人咸谓好官之报也。所刻司马在日手作书画馈人，余见其题墨竹七截云：『数竿修竹参差立，雅似人家好弟昆。一气相生根本固，更添稚笋作儿孙』。直不啻为自己写照。

『圣明未忍诛臣罪，袞钺何妨听后人』；此唐薇卿总统（景崧）乙未除夕感怀句也。读此，亦可怜其处身万难矣。况脱身系奉朝命，犹非诸将可比。闻其临终前数日，犹呜咽追诵之。

蔡惠如，鳌峰仁寿司马（占华）哲嗣也；嗜吟咏，慷爽有古人风。曾赉助郑毓臣广文刊师友风义录，有载其席上即事七截云：『征歌侑酒嫩寒天，主客欢声杂管弦。红烛两行花四座，衣香人影落樽前』。其豪迈风流，殊可想见。

合肥李文忠公固是一代伟人，惜毁之者既失其真，誉之者亦过其实。传闻

公长于吟咏，自任国事，此调不弹。曾有咏雪诗一联，为时传诵云：『银海翻腾销灭易，玉龙飞舞转旋多』。其气概果不凡也。

人爱作好诗，切宜多读多讲、多作多改。秋星阁诗话所云陋习，略举有五，即不择题、限韵、步韵、滥用、犯古人是也。夫欲作好诗，必先择好题，方可举笔；而今人作诗，喜用纤小之题目，或用俗题，或用自撰不稳之题；视其题劣，则诗不览可知矣。若夫限韵，不过欲以险字窘人耳。不求诗工，只夸韵险，井蛙之见，非大方所取也。步韵尤今日通病。此例宋人作俑，前此未有也。观唐人唱和之什，不必同韵、同体，况步韵乎。今一诗成，步者纷纷。一韵屡见，如蔗渣重嚼，有何滋味？牵扯凑合，桎梏人才，导人苟简，贻误后学，莫此为甚。滥用者，由于广声气，故索之即应，有以介寿索者，有以哀挽索者，此等甚多；诗既不佳，徒劳神志。或预办套语，临时书付；诗名愈广，诗品愈卑。更有逢人辄赠，用充礼物；诗之不幸，一至于此，大可伤也！偷句最为钝贼，词家深以为戒。连用三字，便觉索然。偶犯，速改可也。又云，劝虚心、审趋向、戒轻梓。大抵邀誉者乃招毁之物，博名者即败名之具；盍慎诸！

郭芙卿茂才（镜蓉），记才敏捷，寓目成诵；胸次旷洁，不作俗儒故态。台割后，落发为僧，云游鹭江，住锡虎溪岩者数载。日以诗酒自娱，醉则痛击同侣；群僧患焉，谋逐之。旋里，复归儒，隐于台北士林。与余相逢于客次；自诵其剑潭书室偶题云：『古寺藏幽僻，山房静不哗。谈经僧入座，问字客停车。隙地多栽竹，空庭半种花。书声听了了，此处是吾家』。诗骨甚清，肖其为人。

余少而孤苦，长遭乱离，性刚才拙，与物多忤。偶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！但恨邻靡二仲、室无莱妇，不得不饮酒消忧，高歌示志。每学陶公，自谓是羲皇上人，唯酒是务，焉知其余。因作醉吟云：『狂夫有心病，非酒莫能医。恰喜酒肯赊，时时一中之。醉中言喃喃，往事杂新词。亲旧笑避席，妻子苦相规。谓此是狂药，乐此欲何为？且非摄身道，兼讪富贵迟。我方入醉乡，适此大兵追；奋舌与之战，贤于用偏师。富贵不识字，岂如贫有诗？长寿无气节，不若夭为宜。醉吟凌沧海，缅想古皇羲』。

王温如上舍（庆忠），台北大龙峒人也；慷慨好义，喜吟咏。家有园亭之胜，宾客常满座焉。壬寅春，余游园山公园，到其家，见其兄弟，怡怡有古人风，心甚羨之。索所为诗稿，谓经乱散失，惟记近作五律二句云：『曲径迷黄叶，乱峰插白云』。有丈夫子三，咸能读父书云。

温如之弟庆超，字拔三，性孝悌，喜音乐，兼工诗词。尝为余诵其近作云：『云归山面白，日出海心红』；何其清秀可爱也！『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搔』；『不知铜臭胸无字，何术支他日似年』；以上二结句，真能道

得读书乐趣。

了庵杂录载：谢颂臣茂才（道隆），乙未之役，率其徒数十人统军北上，舍于苑里蔡启运之家，酒酣狂吟，有『入幕不妨招弟子，登坛依旧拜先生』之句，读之使人想见茂才风流自赏之概。茂才素谙兵略，与邱仙根工部（逢甲）为中表昆弟。当工部倡议时，茂才亦集其所与游者来赞戎机。及事败，乃散其徒，亡命走江湖。有传其割台书感云：『和约书成走达官，中原王气已凋残。牛皮地割毛难属，虎尾溪流血未干。傍釜游鱼愁火热，惊弓归鸟怯巢寒。苍茫故国施新政，挟策何人上治安』？呜呼！茂才之志，亦良苦矣！

林肇云正郎（鹤年），安溪人；游台数载，乙未移寓鼓浪屿，自号怡园老人。着有东海集，洪荫之大令为刊行于沪上。集中皆以目击沧桑时事入诗，真不嫌渭南入蜀、东坡去儋之作也。送刘渊亭副帅（永福）守台南云：『五百田横气尚雄，曾闻孤岛盛褒忠。誓心天地中原泪，唾手燕云再造功。不信黄金能应讖，谁教赤嵌擅和戎。兵销甲洗天河夜，只手澜回力障东』。噫！先生期望之心，亦甚切矣，不谓刘帅未能竟其志。羊公不舞之鹤，难免为先生羞。吁！可慨也！

肇云正郎之哲嗣景商观察（轺存），亦近今之志士也；才气横溢，声名藉甚。见时局日非，亟至京三上书，条陈时务，得旨嘉纳；旋为忌者排之，遂拂衣归。来游台湾，考察政要。年才而立，著书盈篋。余尝从报牒中见其次韵答谢干初刺史云：『学海寻源隔一堤，千秋低首李安溪。作舟我愧川难济，问道人如早望霓。方幸儒冠能不坠，岂知民志未容齐（自注：筹设小学堂，因格于众议）。年年宾馆渐闲溷（竹按：景商尝主考亭书院，故云），珊网于今待取携』。题箴盘大着台湾三字经两绝云：『入眼河山处处非，每怀佳客泪沾衣。桑田沧海须臾事，■〈贝养〉得图经故国归』。『著书岂尽鸣孤愤，爱国从来属少年。日若逢王伯厚，举杯同注海东篇』。星洲寓公挥麈拾遗称其诗学渊源，绰有乃翁雄迈之风，信不诬也。

鹿港陈玉程女士，青年守节，知书识礼。其宗人传其感怀七律，有一联云：『园中有鸟啼姑恶，月下无人唤子规』；一字一泪，令人不忍卒读。

吾乡近来青年能诗者颇多，如黄潜渊、叶文游、吴淑堂，其尤有可采者也。黄游鼓山，见石上题字甚多，有作云：『金石遗文德望齐，崖碑我见合眉低。不才幸免山灵笑，石上曾无姓氏题』。叶挽黄美人云：『红粉无情余白骨，青山有幸葬香魂』。废园云：『当年曾记开诗社，此日居然作酒楼』。吴咏方竹杖云：『圭角生成色最苍，异规中矩节何长？人心谁似君心正，扶老休嫌直竟方』。玉兰云：『一树葱龙耐雪寒，花开秀色最堪餐。分明王者圭璋度，莫作寻常素艳看』。吴名葆荣，兼工书画。

张滋畹（采香）善画兰，有声于时。余记其栽菊云：『秋英遶舍溯陶家，此意还须领略些。若待重阳时节到，一瓶清水一枝花』。悼内云：『凄风苦雨夜生寒，忆旧难禁鼻转酸。心事满腔无处诉，对亲依旧强承欢』。『求医觅术竟无功，十载情缘付梦中。镜匣尘封人不见，空余泪眼泣西风』。张君尝游东京，着有东游日记，亦甚脍炙人口。

偶读赵云崧题杜子美墓云：『生无一饭人谁恤，死有千秋鬼岂知』！因忆乙未唐薇卿总统募集广勇数千来台，辱及居民，一时人心惶惑，误传此为日本人先导者，遐迩咸有戒心；未几，而总统微服潜逃，兵民交变，广勇劫仓库，相率南下，到处乡民阻之，互有死伤。五月十四日到竹邑，竹人闭关不纳，憩于南门外大众庙、竹莲寺等处，长途跋涉，嗷嗷待哺。谋于保甲局，局人约以先纳军装，方许给粮食，并送其内渡；广勇喜焉。乃命栋字营（林朝栋之部下）亲兵收其武器。栋兵见广勇有藏镗，欲夺之，不遂，忽以炮火相见，仓皇变起。适内山义民闻之（邱逢甲所募之民兵谓之义民），亦皆荷戈而出，广勇星散，多被杀，无有存者。越数日，有为之收集尸骸，合葬于大众庙右，标之曰「广东勇墓」。事定后，居民知其冤，恒往祭之；至今结香火缘者殆无虚日。吁！何其前暴而后恭耶？余拟用云崧先生一联题赠之。

吾竹刘梅溪茂才（景平），少颖异，家贫嗜学；未弱冠，有声庠序。乙未，欲内渡不果。波越课长爱其才，延修厅志，非素愿也；嗣竟郁郁以歿。故其吟咏多有寄托，如春燕七律云：『几经世态阅炎凉，故垒何曾一日忘？穿巷不堪余夕照，归巢忍负好春光？主因情重寻仍旧，风为身轻扬竟狂。入幕依人无限恨，呢喃几欲诉东皇』。

梅溪亡后，其友郑十洲（学瀛）作诗二十八章挽之；情词真挚，为时传诵。今节录于下：『飞鸿渺渺剩泥痕，忠厚如君古道存。修德如何偏减算？不平何处叩天阍』？『平生壮气化烟飞，经济文章愿两违。差喜萱堂春在日，青衫当作老莱衣』。『四壁萧然数篋书，梁鸿渺戾昔何如！今朝安置黔娄妇，几费商量代卜居』。『收拾遗编暗怆神，从今笔砚任生尘。何时可续孤儿曲，能读父书慰故人』？『惆怅山松薤露歌，西州门外痛重过。夜台漫道无长恨，细雨清明鬼泪多』。『草草西山筑墓田，天荒地老自年年。鹧鸪声里清明节，犹累孤孀挂纸钱』。『空梁落月梦中颜，鹤去辽阳几日还。惟有生前曾写照，留君面目在人间』。『棠梨满地雨霏霏，杜宇多情是耶非？那识长眠人不起，山前山后叫君归』！『乱书丛杂旧吟诗，片纸如珠拾靡遗。珍重半生心血在，为君抱病检多时』。『几番剪纸枉招魂，厅志犹余手迹存。忙杀江东罗处士，为君续笔入公门（自注：罗景南继其任）』。『墓门老友酒频倾，一滴曾无到九京？泉下应添知己泪，感公生死见交情（自注谓：波越课长亲奠其墓）』！『不』

访芙蓉石曼卿，不来兜率号天名。想君应召修文去，定伴诸神到玉京（自注：君死于送神日）。『牙琴几为等闲抛，恨杳知音莫逆交。休怪挽诗多未稳，减君剪烛共推敲』。『阮囊羞涩不知贫，弹指光阴廿八春。领略人间生死味，此身体再下红尘』。十洲乃乡贤祉亭先生曾孙，其诗学在吾邑亦特树一帜，何以毓臣所编师友风义录惟选其叔擎甫、幼佩而已，岂忘却竹林中尚有阮咸在乎？抑亦有所轩轻于其间耶？

吴子瑜、吴子衡亦吾台之诗人也，韵事风流，一时并美。子瑜有咏蔷薇云：『苦求异种到东瀛，百叶重台照眼明。莫怪千金能买笑，天生我辈本钟情』。子衡和云：『芳情不许蝶蜂亲，深锁娉婷一院春。闻说洛阳花似海，藏娇金屋是何人』？

台属称师，尝曰「某先」，讲礼法者恒深鄙之，谓近世轻薄子之所为；不知古人已有用之者。如汉梅福曰：『叔孙先非不忠也』；颜师古注云：『先犹言先生』。俗例称呼，或本于此。余记郑伯琦孝廉寓泉州，其徒张某访于客邸，问主人曰：『伯琦先有在否』？孝廉闻之，恶其无礼；越日答以诗，有『运蹇文章难入彀，途穷弟子亦呼名』之句。噫！孝廉通贯古今，竟亦忘此典实。又孔子之门人，如子思所谓『仲尼祖述尧舜』、子贡所谓『仲尼日月也』之类，亦可为呼名进一解。

鹿港陈槐庭纳宠时，作却扇词十二首，情思缠绵，艳丽可爱；置之十研翁香草笺中，殆不易辨。一时寄和纷纷，卒无能出其右者；盖模拟，终不如实写之为妙也。兹节录之：『华烛双烧照画屏，绿纱裙带响珑玲。冬宵更比春宵短，咫尺银河看小星』。『似羞似怯颊凝酥，堪画灯前背面图。任汝卸妆披扇认，檀郎不是老狂奴』。『圆柱楠床软锦毡，房栊熳烂薄寒天。卸头斜倚妆台畔，故意迟人细拍肩』。『红袖轻遮暗泼眸，流苏绣帐下双钩。枕函中界槟榔盒，恐到宵深触并头』。『解衣并坐合欢床，娇软盈盈竟体香。叉手试量鞋样小，脚环莲子响丁当』。『更筹一刻抵千金，密语传来夜已深。摸出袖中双戒指，挂郎拇上结同心』。『羞态些含语又低，手缠衣袖啮匏犀。明朝要早梳头起，珍重同听报晓鸡』。『香暖鸳衾似懒春，共搜旧事话逾新。罚郎双括看花眼，专在人丛要觑人』。『鸳鸯下牒填口桥，领略床头细语娇。情事未堪多叙遍，阿侬不睡自前宵』。『晓日瞳瞳上柳梢，尚随雏凤住香巢。也知廿四番风好，一夜吹开荳蔻苞』。

蔡启运二尹（见先）又字振丰，吾竹之风雅家也。妻子奴婢，亦皆能诗。善钟情，多内宠。余见其题观音画轴云：『自来苦海不生波，醋海汪洋可奈何！愿借慈航时一渡，免教风作打头多』。又挽阿美女校书云：『歌舞场中最可人，昙花一刹坠红尘。香魂应绕新城柳，化作黄鹂唤早春』。『情丝缕缕渺难

通，回首平康爪印鸿。夜半留髭思往事，阿谁消受米双弓』。『花中领袖女中雄，倾尽囊金送尽穷。巾幗从来多侠气，怜才红拂与卿同』。『落月犹疑颜色存，枫林仿佛度青魂。题诗祝汝来生事，连理交枝不断根』。

尊阆林次湘有调外云：『一树梨花独挺姿，惊风耐雨几多时。无情最是痴蝴蝶，忙里寻春过别枝』。

林仁桥布衣工诗文，能诗，卒难博一衿，郁郁而歿，年已七十矣。其设教武庙，馆规极严，以此从游日众。吟稿散失，无从选录，仅得二句云：『掇草寻虫穴，乘风听鸟音』。时人爱其幽逸，多诵之。

下卷

新竹郑在中（用锡），道光癸未进士，官礼部铸印局员外郎；吾台通籍自先生始。性颇严重，以礼自律；学者称「祉亭先生」，不敢字也。祀乡贤祠；其平生事实，具载淡水厅志。筑北郭园，池亭之胜、宾主之美，甲于海外。著有北郭园全集，诗五卷。偶成七绝云：『十年难学到诗翁，少不如人老岂工。只为村居无一事，聊将晚景付吟筒』。盖宋儒击壤一派也。

林卓人孝廉（豪），金门人；游台，馆于林雪村方伯家，宾主甚相得。有题潜园钓月桥云：『一竿冷浸桥边月，万叶阴垂涧上亭』；尚见流动之致。孝廉又好集句；此体如满屋散钱，个个上串，惟其线索在手，故能以古人之词为我之词，随意掇拾，所谓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者。读孝廉警世七律四则，觉与竹垞蕃锦、唐堂香屑为体则同，命意各别矣。今录之：『前人田地后人收，命里无财莫强求。有事不如无事好，出门欢喜入门愁。常将冷眼看螃蟹，莫替儿孙作马牛。一个铜钱四两福，谁人肯向死前休』？『石崇豪富范丹贫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阴地不如心地好，买科便是发科人。在山靠山水靠水，装鬼像鬼神像神。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』。『把了千钱要万钱，人生不乐也徒然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一日清闲一日仙。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东瓜扯到豆棚里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』。『黑心人有马儿骑，岂可人无得意时？怕者不来来不怕，疑人莫用用不疑。虾蟆想吃天鹅肉，老虎要吞蝴蝶儿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得便宜是失便宜』。此与繆莲仙文章游戏中所集俗语，可以方驾。

藤园主人，台湾儿玉爵帅别号也。公余游息之处，名南菜园，在台北城南古亭庄。己亥夏，结庐落成，主人偶作一绝云：『古亭庄外结茅庐，毕竟情疏景亦疏。雨读晴耕如野客，三畦蔬菜一床书』。一时名士如初山衣洲诸公，唱和成集，读之令人想见升平景象，士大夫得以遂其韵事风流；庾亮南楼、羊祜岘首，固不得专美于前矣。

潜园吟社偶赋一题，哀然成集，四方文士，趋之如鹜，以主人爱才如命，雅有玉山顾阿瑛之风。噫！亦豪矣哉！今录山阴陆少海（翰芬）分咏罗汉松七排云：『罗汉何年化古松，西来佛祖剩遗踪。散花天女梅为友，玉版禅师竹正宗。竺国原留尊者号，秦官曾赐大夫封。却因华盖留缨络，惯向寒山听鼓钟。霜雪不移真色相，烟云长护怪形容。』

三千世界同瞻象，十八名中此伏龙。顶上圆光明月照，半空梵语好风从。和南礼拜无量寿，乞与人间作颂恭。运用典实，雅与题称，落落写来，能合生枯为一笔，于咏物题中可称作手。

叶春波明经，家剧贫，好吟咏。有句云：『地静鸟声先逐客，风轻花气欲留人』。身后遗稿散失，此联见于潜园壁间。固知吾台孤悬海外，虽有新诗佳句，湮没居多，余所以有诗话之辑也；若云翕张风雅，轩轻人才，则吾未之有得。

选诗易招人谤。然人之谤者，必其诗不足选，抑亦选家不知选。否则，一二残篇断句，且为披沙拣金，登诸梨枣，是知己之恩，当没齿不忘矣，岂又饶舌不休耶？

吾乡彭雅夫拔元（延选），善书画，工诗赋，受前学使彭蕴章相国之知，着有竹里馆集。今仅有兰盆会诗数首，载东瀛试牍中云：『生前想是贪饕餮，还向人间乞食来』。其父逊兰恩贡（培桂），亦有诗集，今俱散失，无从采入。

王汉秋廩生（咏裳），台南人；性慷慨，重然诺，家仅小康，后以此荡其产，晏如也。尤耽吟咏，吐属清爽，如啖哀梨。乙未，避乱回晋江。客有为余诵其稿，如鹭江客邸云：『人世无如出路难，旅情参透客心寒。欲除烦恼除欣羨，万事皆宜作反观』。题客邸壁云：『未能为雨与为霖，旷览山河感不禁。细缀蒲帆修桧楫，舵工也有济川心』。闻警云：『鹿耳门前吼怒涛，奇愁郁勃索香醪。记曾风雨苍凉夜，灯影摇红读豹韬』。过铁砧山云：『绿阴浓处隐孱颜，石咽泉流路几湾。肮脏一身经百炼，今朝又到铁砧山』。稻江纪别云：『小楼烟雨晚江潮，带得离愁上画桡。折柳泥君留爪迹，重来好认旧枝条』。末一首风格，何减晚唐人耶？

灵泉寺离竹城不远，颇有山林之胜；骚人墨客，游咏甚多。惟郭重芙茂才二句云：『人间势利炎于火，愿乞灵泉水一杯』；颇有新意。

林雪村方伯，新竹巨室也。乡闾称孝，且笃于世谊交情，慷慨任侠，有东汉八厨风。又闻其雅抱尚而多才思，彝鼎琴尊，珍怪罗列，书画、丝竹、骑射诸艺，亦色色精绝。着有潜园琴余草八卷。其诗于中晚宋人为近。游览写怀，直从性真流出，空所依傍，自成一家；而其卷卷爱国之诚，自不能已，所谓

处江湖之远，不忘其君者欤？陆少海（翰芬）读其诗集，有题词云：『何必争追唐与宋？能言情性即诗人。十年泉石常怀国，千首词章半忆亲。残月晓风皆寄托，春花秋柳亦精神。卿云未出欣先睹，定有灵山香火因』。余喜其措词清功，并缀所闻于此，以补志乘之不及。

徐小斋（锡祉），仁和进士，来宰吾邑。公余之暇，辄招名下士入署，问俗论文。因病晋省就医，留别绅民云：『未有棠风能励俗，每因黍雨辄思贤』；『犬牙相错田如绣，雀角交争地半闲』。其全首云：『出山小草感劳薪，向日倾葵抱朴真。纵使无才堪报国，敢教偶病即抽身。再来或冀春生脚，此去先无爱及人。泥雪尘缘重有分，还将鸿爪话前因』。尔时和者甚多，余惟记刘雪和上舍（廷璧）云：『怜才识早同天地，折狱言堪质圣贤』；『文即金黄还与匹，诗非元白莫能齐』；传诵一时，咸称合作。

乙未、丙申之乱，所赖督府书记白井新太郎历游各处，据实上闻，全活甚多。着有南游诗草，间多可采。如『田园忧岁旱，鸡犬畏兵窥』；『避乱犹遭乱，求生不得生』；『江山无定主，忧国又思贤』；皆可想见其为人。及至罩雾，与林允卿主事诸人唱和；其赠林绍堂太守哲嗣幼春云：『道德人如玉，文章笔作花』。幼春酬云：『为寻民疾苦，深入白云乡』。李雅宣赠云：『感时泪写恻民诗，大德人从去后思』。李雅音和云：『轺车回过后，疑狱破从前』。王秀才君右和云：『蒹葭不厌殷勤献，深望先生活好人』。

南游诗草，一名台湾观风诗，所载美不胜收；和韵为多。录之可见一时遭乱遗老得遇斯人，如旱逢雨，诚幸事也。鹿港陈君任之：『行踪甘落后，名姓耻居前』。沈君国盘：『家山磷鬼火，风雨杜鹃人』。彰化吴君伦明：『树焚无宿鸟，路塞绝行人』。北斗林君庚秋：『无为原可治，有勇且知方』。陈君锡奎：『自今门不闭，无复醉兵瞋』。葫芦墩陈君庆云赠别云：『此日山桥分手去，西窗剪烛待何时』？鳌山蔡君莲舫：『下马寻高士，上书拯乱民』。王君学潜：『胸藏今古阔，计比地天长』。蔡君敏贞：『鸡犬声皆绝，田园目不窥』。淡水李石樵题词云：『何人施辣手，此老见婆心』。古云：『争霸图王，不嗜杀者国祚必长；出将入相，不嗜杀老厥后多昌』；白井君拯民于水火之中，所活何止万命？赘之以验日报施不爽。

昨读新报，有梁子嘉大令（成梅）昔佃新开庄一律云：『剪棘诛茅旧筑堂，堂前潋滟水平塘。李衡奴婢三千橘，葛亮生涯八百桑。茧足连年歌兕虎，磨牙终日走豺狼。伤心今作无家别，我比新庄是故乡』。又有太平林句云：『祇疑误入桃源里，未许渔舟再问津』；『苦思骨肉愁无梦，自失山林老更贫』。何其逼真少陵？真令人不忍卒读也！

余自少颇负微名，长遭离乱，只可藏拙山中，不堪世用。年来无聊，戏编

诗话；远近知者俱以诗稿嘱选，未曾着笔，蜚语横来，殊可畏也。但目击时艰，胸中所欲言而不敢言、又不得不言者，悉于诗焉发之，亦古人『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』之谓也。

林仲衡（资铨），荫堂观察次子也。回籍后，读书福州，有秋日书怀云：『未免被傍人一笑，将门子弟作书生』；『深闺亦有糟糠妇，料得秋来懒画眉』；『自把新诗题粉壁，免劳名士作图书』。道中云：『风雨满山人不见，松间一伞老僧归』；『翁仲无言碑没字，路旁何处问前朝』？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，清新中具有出神之致。

彰化三角仔庄吕汝玉、汝修、锡圭昆季，俱茂才；有筱云轩藏书二万余卷。芸阁山人题联云：『筱环老屋三分水，云护名山万卷书』；刊传一肚皮集，待师之厚，近世无匹。士论贤之，称为「海东三凤」。

吾乡孝子翁林（福），父疾甚，刺指血书表告天，愿减己算延父寿；父疾寻愈。后数年，父卒。孝子年三十一，寝苦百日，尽哀，徒步登山求葬地。事毕，乃抚父栗主而泣曰：『吾今不得复见吾父矣』！一恸遂绝。有丈夫子四。次子史云别驾，三子贞司马，具祀孝友祠。余与孝子之孙星樵广文为刖角交，得读林卓人孝廉所作翁孝子歌，亟录之。『竹城孝子年十五，萱闱早逝依慈父。慈父齿衰病在床，孝子侍疾不知苦。剖肝合药总无灵，割股调羹那得愈！孝子愀然有所思，此身肤发亲所遗。安得将身分疾痛？亲急不救何用儿？抽刀断指指血湿，染血书词气呜咽。巫阳有召儿请行，露祷告天天亦泣。

果然天意鉴微诚，勿药俄教庆再生。从此春葱与冬笋，好将甘旨代参苓。堂上白头朝舞彩，灯前黄卷夜传经。百年椿寿方长祝，一朝风树悲乔木。无知鬼伯果何仇？有恨苍穹胡太酷？病躯力疾觅佳城，历遍荒山入深谷。那堪哀毁瘦于柴，更阅冰霜劳似毂。泷冈表后更伤情，一恸吾亲不再生。分付细君今苦汝，长寻阿父入幽冥。马鬣封深疑有路，杜鹃血尽更无声。呼天少妇更堪怜，减算还求代所天。那识天哀孝子志，许随定省到黄泉。由来至性感行路，孝行况能昌厥后。即今哲嗣述遗徽，呜咽语终泪如注。濡泪为诗告后人，雏鸦啼答枫林暮』。

黄景寅岁元（敬），淡水关渡人。性孝友，喜读书，着有易经理解及诗文集。有基隆竹枝词云：『万倾波涛一叶舟，无牵无绊祇随流。须臾满载鲈鱼返，贩伙争沽闹渡头』。写影写声，情景如绘。

鹿寮坑茶亭颇壮丽，为姜赞堂二尹（绍祖）所建。其楹柱皆白石为之，镌联云：『虽非广厦遮寒士，亦效环滁筑醉翁』；『此外程途多未历，个中甘苦贵亲尝』；『不借望梅能止渴，得些息足自添神』；『花香鸟语苍崖畔，帽影鞭丝大道旁』。二尹为竹邑北埔垦绅奠邦之孙，年少性刚，深明大义。乙未之

役，破产结客，招集乡民，自成义旅；邑宰王晋之奇其才，有「国士」之称。五月某日，战于东门外枕头山，势孤无援，死于炮火之下，惜哉！

郭云裳广文（襄锦）少聪颖，品学素优，有送曹怀朴司马（谨）谢病归里七律云：『笙歌满路酒盈卮，父老攀辕惜别时。生佛愿教长作主，春风易惹远相思。一清已觉人难效，五载都嫌住未迟。底事苍生方系望，渊明归去漫题辞』？其它佳句，如『养花心尽春将老，哺子功成鸟倦飞』；『积德如公宜有后，读书从此卜联辉』。司马为吾邑清官，至今民犹思念不衰；祀于名宦祠，竹人募金祭之。

邱仙根工部（逢甲），才情学力，冠绝侪流。乙未回粤，大府延掌潮洲韩山书院，成就甚众，一时仰之如泰山、北斗。工部诗才，淋漓悲壮，盘错轮囷，肖其为人。海澄邱菽园孝廉尝举与嘉应王晓沧（恩翔）、番禺潘兰史（飞声）、安溪林肇云（鹤年）并称四子，识者叹为知言。兹有题潘兰史说剑堂集七古长篇云：『剑龙出海辞延津，十年龙性犹难驯。南天星斗避紫气，下有按剑独立之山人。山人亦自号老剑，海山苍茫起光焰。手收剑气入诗卷，万朵芙蓉剑花艳。九霄太乙窥铸词，山人说剑当说诗。诗中亦有东来法，七万里外称西师。柏林城小诗坛大，西方美人坛下拜。偶将剑侠传处女，花雨漫天动光怪。归来香海修诗楼，山人弹剑楼上头。直开前古不到境，才力横绝东西球。山人之才无不可，但博诗名计何左？岂知即诗亦难及，腾跃百家中有我。只今耆旧无张黄（自注谓：张南山、黄香石两先生），中原旗鼓谁能强？粤诗独得古雄直，赖此巨刃摩天扬。只怜说剑无人解，老泪如潮溢沧海。况复雷雨驱双龙，雌剑升天雄剑在。吁嗟乎！手提三尺歌大风，千秋绝唱隆准公。青蛇袖里朗吟去，便须首数仙才雄。公孙剑气语虽妙，只许诗人说高调。此外异说空纷纭，十万横磨帝犯笑。山人说剑剑胆麤，倚天手把玉鹿卢。罗浮风雨自离合，空山卧抱诗龙珠。竟隐球光腾剑气，不顾世眼骇相畏。翳余剑侠入道人，独抚瑶华解珍贵。九龙城隔沧溟青，倚楼想见吟寒星。何时携剑就说法，诸天云立群龙听』。录之以志倾倒。集名蛰庵存稿，皆乙未以后所作；正如子美入秦、剑南入蜀，感喟苍凉，当不在古人以下也。

潘兰史典簿，近今之著作家也。壮年就德国之聘，返复主香港华报笔政。阅历既深，所得甚富。有诗文集若干种，综名曰「说剑堂集」。余爱其七洲洋放歌，雄迈奇气，不减于李谪仙。惜篇幅太长，特节录之云：『如此天险竟难扼，安用天堑防神州？会看楼船下天上，先驱蛇虎罗貔貅。伏波横海戈久枕，惊涛远漉鞭可投。终童之纓未合弃，或许借箸为前筹（原注：大风过于印度洋）』。『岂其造物忌览胜，使识五州十岛游难狂？又或蛟宫畏我发奇秘，故令作赋愁铺张？怪底山灵水怪夜深哭，船镫欲灭心苍茫（原注：红海见红月

）』。『我从海外览天宇，烟云变幻皆奇睹。翻讶风帆吹转东，金乌跃出扶桑渚。我时已登海上船，徐福导我行、章亥偕我步。数博望之旧游、笑甘英之不渡。示我以金银台之梯、扶桑渚之路，虹光瀟混不能顾』。『我欲摧山为剑峰，崖高不落青芙蓉；我欲腾身跨飞龙，乘风又出冯夷宫。前游后游山水各奇异，只惜十年岁月一瞬何匆匆』！

郑香谷主政（如兰）拥厚资而勤俭好施，人多效之。与余为忘年交。尝聚友联吟，以乐暮年。有赠周仲行明府（志侃）云：『爱莲品早推君子，偃草风应化小人』。又题无何有斋一绝云：『不贪利禄不趋时，何有何无任所之。此即南华真宰地，漆园梦蝶究谁知』？斋名为佐佐木忠藏所自署。佐佐木君性旷达，素有才子之称。岁壬寅，来治吾邑（时为新竹厅总务课长），好与贤士游，一时题咏甚众。家箴盘（石鹏）亦有句云：『尘世由来幻境多，先生梦已觉南柯。超然有象归无象，大地苍茫且放歌』。

香谷先生之哲嗣擎甫待诏（树南），亦能诗。有萧斋感怀云：『不须光大焕门闾，聊借琴樽伴起居。悟到为周还为蝶，安知非我亦非鱼？一场富贵凭儿戏，半世功名付子虚。堪叹浮生只如此，得闲且读古人书』。子肇基，慷慨好义，乡里咸颂之。

台湾番族，原从南洋「巫来由」诸岛传来；故其言语风俗，多与之同。其间分为三种，摆安、知本、阿眉是也。摆安族最强，余皆柔顺，统称曰「生番」；归化者为「熟番」。散处于本岛东部，穴居野处，渔猎为生，颇有上古之遗风存焉。熟番归化后，有指日为姓者，有由官长赐其姓。出与粤人杂居，无相扰。康熙三十四年，始设立熟番社学以教之，俾解文字，易服装，与汉人同。嗣亦许其应试入学，别为番籍生。有卫华卿茂才（壁奎），番籍中之翘楚也，与余相遇于试院，一见欢若平生，握手论文，颇有特识。丁亥大旱，邑侯方公，竭诚祈祷，雨即沛然。茂才上诗四首，有句云：『使君自具为霖手，难得天人一气通』；为方公所赏。子朝芳，亦入邑庠。

江左徐树人制军（宗干）观察台澎时，有咏炭云：『一半黑时犹有骨，十分红处便成灰』；至今人多传诵。

日月潭一名水社，湖中有小屿，风景甚佳。刘省三爵帅（铭传）尝设生番学堂于此，固台中著名之区也。栖霞翁（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之号）南巡时，尝往游焉；有诗云：『雨晴风歇碧云开，镜水屏山照眼来。俗虑忽消荣辱外，心随潭影共潏洄』。翁又有大肚丘上所见云：『大肚丘头赏晓晴，秧铺陇亩碧毡平。玉山挺立群峰表，撑住青空照胆清』。玉山即今所谓新高山也，在于嘉义之间；西人呼为毛里顺山，高有一千二百八十五丈，居世界高山之六。

闽人张幼亦（秉铨）、陈季同（敬如）俱有哀台湾律诗，读之声泪俱下。

张云：『无端劫海起波澜，绝好金瓯竟不完。阴雨谁为桑土计？忧天徒作杞人看。皮如已失毛焉附？唇若先亡齿必寒。我是贾生真痛哭，三更拊枕泪阑干』！又句云：『海外情天难补恨，人间劫火忽成灰』；『太息群才皆竖子，何曾一个是男儿』？『河山风景伤无异，锁钥东南付与谁』？『真宰诉天应掩泣，哀魂动地尚呼冤』；『黄金不共辽东赎，枢部分明似寡恩』。陈亦云：『金钱卅兆买辽回，一岛如何付劫灰？强谓弹丸等瓿脱，却教锁钥委尘埃。伤心地竟和戎割，太息门因揖盗开。聚铁可怜真铸错，天时人事两难猜』。季同尝游历西洋，深悉外务；刘省三治台时，延为幕宾，凡与洋人交涉皆任之。乙未，台湾改立民主国，即陈季同先生所建议也。

山衣洲（逸），东京人也；性耽诗酒，为日本有名之汉学家。来台，督府延为上客，嘱主报政；有鬢丝忏话一卷行世。其留别涟儿二绝云：『湖南亭子雨淋零，呼起离愁酒易醒。怜汝琵琶歌一曲，那堪更在别时听』！『故都花落水空流，春与行人不暂留。溅尽青衫司马泪，琵琶声里下江州』。衣洲先生尝到竹访余于如此江山楼，袖出其近作泛舟青潭溪一篇见示云：『青潭之溪来自万山里，折处为渊奔处湍。碧玉乍碎如雪溅，中流击汰夏冬寒。江波渺渺日之夕，棹至石壁月生魄。上有磔磔栖鹞之陵树，下有沉沉潜蛟之窟宅。一磬不响山僧眠，大悲阁上归云积。忽听舷头声琅然，是谁诵出赤壁篇？何处横笛来相和，余音袅袅与水连？山如好友酒如淮，拍肩一笑比洪崖。浦烟缥缈古亭渡，灯火荒凉公馆街。君不见今古茫茫一邱貉，百年不待自销铄。及时行乐聊复尔，吾鬢萧飒吾齿落。只愿长向名山藏诗卷，难学千年辽东来归鹤』。乘兴写景，描摹尽致，苍劲中具有卓越；末路俯仰古今，有不尽身世苍茫之感。

金城唱和集一卷，乃邱仲闳工部（逢甲）与王晓沧广文（恩翔）二人所著，菽园先生为之刊行。工部诗，余尝采之，今节录广文书事五律句云：『军犹严宿卫，敌自忌边才』；『枕戈仇教士，筑栅恐行人』；『民穷思作贼，事急始招兵』；『睦邻为上策，让地得全师』；『讖学原无验，妖诗漫共传』；『侠士思磨剑，经生惮改弦』。古体如和凤凰台放歌、题风月琴樽图等作，工力悉敌，不慊古大家；惜卷帙有限，不能备载。

投票选举之法，即孟子所谓『国人皆曰贤』之意。近见日本人所刊新竹案内一册中有名士便览，分门别户，皆由众人投票，择其票数多者而选列之。所载诗人仅三名，永井完久、波越重之、王箴盘（石鹏）是也。箴盘固未尝以诗人自居，而吾竹可称为诗人者，亦不仅箴盘一人。究其所以当选之故，盖箴盘每对日本人作隶书，即自录其诗以应之，日本人知其名者既多；他虽有受选，终不能及其票数也。波越诗，余不常见，惟得其杂感云：『秋风荆棘海南关，谁唱当年行路难？夜半豺狼声咫尺，一痕霜月渡前湾』。拂晓入九芎林街云

：『四更鸡唱破霖霖，爽气侵衣转觉森。杖底云开疑拂晓，一弦月挂九芎林』。又有田家杂兴云：『田家八月幽风景，牛背斜阳一笛秋』；二句亦佳。永井所作，如题迎曦门云：『扶桑悬旭日，万怪悉潜奔。普照无私意，四民皆沐恩』。咏榕树云：『积翠昼犹暗，轻风凉味浓。行人皆受惠，勿道不材榕』。晓发基隆云：『长风一拂晓烟晴，鳌背朝阳分外明。何是神州何禹域？轮船蹴破几鹏程』：皆可诵也。有梦哉空也楼唱和集行世。

叶寿亭广文（际昌）洗砚得句云：『摩挲别有翻新意，净笔涵濡试白描』。其堂弟茂才（际禧），字文焕；乙未回泉，别高懋卿云：『分明此去似升天，鸡犬琴书指日迁。共道奕秋真国手，如何这着不争先』？盖高君善奕，故戏也。

『安得衡才尽如此？免教沧海有遗珠』。此李珍前少詹（联萼）咏昭阳选诗句也。其侄恢业广文（祖训）和云：『自将沈宋定评后，始信蛾眉眼有珠』。二君俱孝子之后，与余为邻。少詹自乙未至卒之日，匿迹销声，时论高之。次子逸樵（祖唐）亦能诗，又善鼓琴；尝为余操「哭颜回」一曲，顿挫凄凉，淋漓尽致。令人听之，不觉悠然神往。

限韵诗虽属小家，不足登于大雅之堂；然争奇斗巧，藉以消闲，犹较奕棋为有趣耳。吾竹十年前，此风颇盛。余记延年菊限「砵」字，张谦六茂才（贞）云：『灵芝亦是长生药，采与黄英浸一砵』；盲目僧限「闲」字，黄谷如茂才（升）云：『不明眼镜明心镜，色界空空一味闲』：俱为人折服。

唐维卿总统（景崧）有戒烟七律云：『寂寞帘栊涕泪天，青镫风味割缠绵。埋灰已断昆明劫，受戒休谈印度禅。疆吏火攻开衅日，谏臣卮漏上书年。事关世运终难禁，闻说司农早税钱』。呜呼！阿片之祸，为今日文明之大敌。一登黑籍，欲罢不能；非不可罢也，特在上无以罢之耳。不然，盍不观于今之台湾乎？岂天下事果尽关于世运耶？谱弟箴盘尝撰阿片由来记及专卖法，参酌变通，立论周密，中外报牒，先后转载（厦门商政报、横滨新民报；余难枚举），甚为经济家所推许，行将有取而用之者。余尝谓箴盘曰：『百斯笃，急性之传染病；阿片烟，缓性之传染病』；老箴以为定评。

先慈吴太孺人性喜布施，奉佛兼通书史。余少读书，受闾中之教居多。又喜谈因果事以劝人；每逢年节朔望，必延知名士设坛宣讲圣谕、感应篇等书。陈子潜广文赠联云：『绣佛焚香，有夙生慧；课儿画荻，为女中师』。余因得句云：『放吟妻作友，督课母为师』；盖纪实，非夸语也（台湾通志稿中，先父母俱有传）。

陈锡兹茂才（世昌）咏五指山云（山在新竹之东）：『最好夜深秋月上，明珠一颗掌中搔』。余亦有咏云：『五笏巍峨冠海东，巨灵伸手欲摩空。夜

来遥见峰头月，一颗明珠弄掌中』。作诗之时，尚未见此，今始知前人暗合之言不诬。时同社陈叔宝茂才亦有楼东怨，后二句云：『长门尚费千金买，出自心胸更不凡』。曾吉甫茂才（逢时）咏画眉笔云：『最是知人深浅处，平分春色上双眉』。辛柏亭广文（邦彦）桃脸云：『最怜两颊春潮晕，不映桃花色自红』。周子佩贡生（国香）吟蛩云：『秋心别有难传处，似解人愁又恼人』。佳句甚多，不能尽录。

台湾滨海，居民多闽族，内山则皆粤产也。质直好义，耐苦勤耕。地方有事，当道威赖焉。其报效亦独力，故着有「义民」之称。查小白明经（鼎）尝题旌义祠五古一篇云：『耰锄服田畴，干戈卫社稷。凌厉气无前，先驱争杀贼。制挺挾坚兵，所遇皆颠踣。少壮不策勋，悠悠徒视息。节重一身轻，浩然天地塞。名并诸功臣，精忠同报国。恨未补天南，恩遥承阙北。冰霜碧血凝，金石丹心勒。松楸泣杜鹃，凭吊增凄恻』。读此为慨叹久之。

洪瑞卿茂才（世仪）晋省秋试，作客梦绝句云：『晓钟一觉西楼梦，犹似辞家上计时』。王成三广文（炳干）和云：『万里河山一梦移，心中惊喜信还疑。故园晤对人依旧，浑似当年未别时』。二君俱中港人。

余在乡里，里人皆笑余好名。余不敢怪，惟恐好之不专也。孔子不云乎：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』；又曰：『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』？随园老人尝诃某显者曰：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以其好名也』。近今所谓文明国人，亦莫不以名为重。政府有特设名誉员、名誉职。凡首创一事、格致一物，必以其名系之。如美国之华盛顿，地以人传是也；日本之村田铨，物以人称是也。小而铭杯，大而立石，皆欲以其名留为后人作纪念。试劝古今来能建大事业者，未有一个不好名。若名无所好，则污名败德之事，亦无所不为矣。盖三代下惟患不好名。洪北江卷施阁文有云：『好名之弊，尚足以扶世。何则？人而能好乎名，类皆聪颖拔萃之人也。聪颖拔萃之人，赏之不能劝、罚之不能惩，而名之一字，即足拘之』。然则名亦可假乎？曰，不能也。有圣贤之名，有忠孝之名；圣之名而可假，则庄周、列御寇之徒假之矣；贤之名而可假，则郭解、楼缓之徒假之矣；忠孝之名而可假，则王莽、赵宣之徒假之矣。等而下之，至才士诗文之名，亦无不然。文有文之精神，诗有诗之精神；精神能永百年者则传至百年焉，精神能永至十世、五世者则传之十世、五世焉，精神能历劫不磨者则传之历劫而不磨焉。然则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，亦惟使之各务实而已。

今人之所重者，惟科名而已。世俗混称科名曰「功名」，甚而捐纳、保举，凡有服官服者，皆以功名中人目之。功名、功名，最足以炫耀于庸耳俗目之场。吾台改隶，已经十载，国籍虽异，而习气犹存，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。故每遇庆贺、祭礼，红帽、黑靴，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。呜呼！实之不存

，名将焉用？我能立功、立言，虽布衣下士，其声名自可传于后世，何用此泛泛功名为哉？武进赵味辛司马云：『但有诗名俱千古，可知人不在官尊』。

外人尝谓新竹有双石，盖指王箴盘（石鹏）、谢介石（愷）是也。介石少颖异，有远志，文采风流，人多羨之。两游东京，与燕人马绍兰善。马君书联赠之云：『兰如解语还多事，石本能言更可人』；盖合两人而成一联也。介石本其意，口占七律答之云：『出谷幽兰不染尘，偏从顽石订前因。共为海外谈瀛客，竟作天涯知己人。文化期无分畛域，功名岂慕尽麒麟？他时燕北鲲南日，两地相思远更亲』。随手凑合，饶有神致。

梦蝶园在台南府小南门外，明遗老漳举人李茂春建；今为法华寺。唐维卿与邱仙根联吟，有咏是题。唐云：『劫运河山毕凤阳，朱家一梦醒蒙庄。孝廉涕泪园林冷，经卷生涯海国荒。残粉近邻妃子墓，化身犹傍法王堂。谁从穷岛寻仙蜕？赤嵌城南吊佛场』。邱云：『二百年前老道人，曾从此地托闲身。草鸡已叹雄图改，花蝶犹寻旧院春。心事自同黄蘗苦，遗民犹见白衣新。如何栗主无人祀，有容伤心荐藻莘』。无限感慨，吊古情深而不即不离，可推作此题之特色。

台湾茶业之盛，始于让独唱之。独独，英国探险家也。来游台湾，试得本岛茶种之美；运出海外，甚为世人所共赏，由是而茶业兴焉。其制品分而为二，乌龙与包种是也；质量皆出于支那、锡兰之上。每当茶叶采收之时，贩茶者咸麇集台北，购诸农家，售之洋客；出入之间，沾利润颇厚。近读沧浪濯缨客贩茶行篇，则年来茶市之状况，又为之一变矣。诗云：『清明时节春日暖，有人来此开茶馆。安坐馆中握算盘，占得奇利何坦坦。仰赖洋人揖山农，左顾右盼竹在胸。居间转圜不用力，财源滚滚号素封。征声选色日缱绻，好逸恶劳精神困。葡萄美酒饮几杯，昏昏睡去梦猗顿。一梦再梦习为常，买茶何必到浮梁？春来秋去安且乐，年年都在黑甜乡。岂意洋人多智识，山农亦非阿蒙客；从此相近渐相亲，直接交易无间隔。茶馆人人总不知，碧纱帐里未醒时。梦魂缥缈作呓语，陶朱陶朱来何迟？忽听鸡声鸣喔喔，一场大梦始惊觉。朦胧睡眼拭展观，日已西斜照屋角。卷帘闲待山农来，山农一去不复回。急往洋行窥气息，洋行门闭叩难开。彷徨四顾频搔首，平生职业倏乌有！垂头丧气狼狈归，独坐馆中嗟叹久。呜呼！世界翻新古不同，争能竞智西复东。君不见韩国君臣若懵懵，毕竟在人保护中』！

卧云，今西上人（大龙）之别号也。卧云曾为日本曹洞宗大学林学监，云游来台，住锡于竹之观音厅；开门布教，信徒之盛，罕有其匹。上人貌甚庄严，髯胡而秀，竹人皆称胡须和尚。通汉文，亦能诗。有始到台湾云：『传法向台地，举帆从海东。已惊风物异，岂有语言通。杖锡来新竹，敛衣入梵宫。梵

宫无面识，月影独朦胧』。又游了庵席上口占云：『了庵高士气如云，能饮能谈我与君。佛印东坡同一榻，胆肝相照在斯文。『半日清闲养道情，风流岂是负鸥盟。檐头频奏无弦曲，雨滴声和吟咏声』。『山中消息梅兼雪，今夜风流我与君。有酒可斟诗可读（自注：王石鹏君出五百石洞天挥尘借读），人间万事等浮云』。上人尝语余曰：『我所自信者，非神、非佛、非仙，惟于人间为安心立命地而已』。噫！非出大经卷者，何能有此智语？

陈沂震途中句云：『白云如絮拥苍山，肤寸能弥六合间。却怪纷纷频出岫，不曾行雨竟空还』。僧显万庵中自题云：『万松岭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。云自三更去行雨，归来方羨老僧闲』。僧奉忠夏云云：『如峰如火复如绵，飞过微阴落槛前。大地生灵干欲死，不成霖雨漫遮天』。郭震咏云云：『聚散虚空去复还，野人闲处倚筇看。不知身是无根物，蔽月遮星作万端』。以上诸诗，同是咏云之什；使宦场中热心人见之，未审其去取如何耳？噫！

『落叶打窗风似雨，孤灯背壁夜如年』；『休辞客路三千远，顿念人生七十稀』；『春雁北飞频送目，夕阳西下几颦眉』。以上三联，皆寄子句也；如出一手笔，诚情至之作，意所必同。复观孟郊、袁凯游子吟及陆次云、蒋士铨出门诸什，倍觉『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』，亦人子万不得已之苦衷也。

杜淑雅宜人，林鹤珊先生妾也；知书识礼，能琴工诗。有春日园居云：『满园桃杏笑清明，薄日微云乍放晴。一缕游丝飞不定，又牵花瓣作风筝』。自先生作古后，青年守节，吟咏尽废。先生曾赠云：『识字原非儿女福，知书纔是大家风』。乙未避乱，卒于蟠桃庄。长子林达夫司马（尚义）恪遵遗训，殯后携家回里，寄寓鹭岛。

许志清（超英），吾邑咸丰间名孝廉也。有秋兴七律云：『一年容易又秋风，物换星移大海东。云水苍茫惊去燕，关山迢递感征鸿。杜陵有兴诗怀壮，欧子闻声赋手工。梧叶满阶谁扫尽？明朝还欲课儿童』。其二云：『日月催人鬓欲蓬，一年容易又秋风。西归鹭屿囊羞涩，北上燕京路未通。羽檄交驰青海外，烽烟迭起大江东。鱼书珍重何由达？徒倚门闾望不穷』。其余好句，如『百代光阴如过客，一年容易又秋风』；『疏砧响彻三更月，微雨凉生百尺桐』。录之以存其人。

『不在逢时术未精，久将富贵比云轻。惭无事业争千古，且托渔樵过一生。妻子也为身外物，炎凉最薄世间情。著书自道无聊趣，何必人寰有姓名』？此余五年前为汪君式金作隶书时，乘兴赋此以应。近因入山，便途访于其室。汪君握手话殷勤，出旧轴见示曰：『此先生之旧作也。往尝悬于堂中，因客岁有日本人强欲以五金易去，仆靳不与，故珍藏之』。噫！何其多情乃尔！是夜汪复出纸索书；余题之云：『来路沿流水，开门见好山。花间携手语，酒后

出诗删。为约三椽筑，同消一味闲。敢嫌供给少，满袖白云还』。

式金为人，朴实无华，而其诗界在郊、岛之间。有书怀七律云：『少小曾期阆苑游，不图铍羽几经秋。易能寡过年须假，壮不如人老亦羞。分内功名灰已久，此中甘苦味还留。群英椽笔追燕许，属望同修五凤楼』。

曾籥云（骧），粤中诸生，少负不羁之才；继以南游吴苑、北登燕台，山川之助，胸次益旷。渡台，主林雪村方伯家，宾主唱和，着有成集；当代巨公，咸许以必传。家住北埔，身后遗稿无存，仅得咏物七律数首。今录于此，当收遗骼也。酒旗云：『野店谁开落照边？春风十里一旗悬。提壶似共鸣鸠劝，卷雨频依细柳眠。壁上惯邀骚客画，花间遥指牧童鞭。停车认取当垆处，脱去金貂意洒然』。花铃云：『留得芳春当彩旛，雕栏十二韵齐喧。黄莺惊断繁华梦，红雨沾成烂熳痕。似与玉容锵玉佩，长依香国护香魂。前身合是司花女，日日平安报小园』。诗囊云：『吟坛雅制鬼才遗，终古风骚仗护持。入社频留新脱稿，怀人曾贮旧摘词。携从匹马看山去，检向高明把酒时。摘艳熏香兴犹在，合收残锦富邱迟』。笔床云：『茶灶旁边更有渠，绿沈碧缕此相于。五更艳压生花后，三品横陈醉墨余。暂丐公停将脱腕，莫疑臣倦不中书。萧斋昼永临池罢，我亦藜床梦到初』。看剑云：『鹤膏拂拭引杯看，三尺霜锋影亦寒。不斩佞臣因在野，如添健仆好随鞭。买牛未必留君住，割肉羞看博妇欢。日食无鱼依已惯，惭将长铗向人弹』。观棋云：『清簟疏帘百务捐，一枰聊拟橘中仙。局如花样曾无定，心似兵机不厌权。蒲博雌雄殊有数，文章显晦亦由天。若从工拙分成败，除却兹棋总不然』。

前辈尝言，咏物诗须有寄托，否则猜诗谜何益？余观五百石洞天挥麈一书有云：『咏物诗有专主理趣者，虽乏寄托，而雕镂万状，如化工肖物，时出其胜以相娱悦，令人精摇目骇，不忍释置，亦斯文之便娟也。移向画幅，以相补白，世有好事，其诸亦乐于观览哉』！此例较宽，盖能切题，亦可算为合作。

蔡佩香，台南名下士也；为人慷爽，不立崖岸，能文工诗。其弟妇某氏死于非命，作七绝八则哭之云：『不嫁金吾亦自伤，无端烧却断头香。可怜绣闼狂风浪，折断双栖玳瑁梁』。『幽魂一缕赴泉台，旋逐凄风滚滚来。别有酸心抛未得，居丧幼子不知哀』。『不是沈痾不自由，如何环佩去悠悠？人间第一伤心事，芳草美人土一邱』！『娇痴无计解钗裾，喜与男儿斗命军。一夜芙蓉城主召，抛残破镜锁朝云』。『四年琴瑟屡乖鸣，阿弟何堪操此声。一拨再弹弦已断，酸心愧我作先生』。『大事模糊心事清，何羞发愤死犹生。是谁折我鸛鸛队？环佩归魂有怨声』。『底事锒铛宿世冤，凄风惨雨咽归魂。青天碧海长遗恨，枉洒棺头酒一樽』。『一炷清香一卷经，招魂枉说到幽冥。未明恩怨将为厉，莫信红颜质便轻』。凄清婉约，情见乎词。

庄鹤如（长命）年少力学，当国语学校毕业后，出为总督府学务课编修员。好吟咏，年未三十而留须，见者哂之；然其品性敦厚，大有老成持重之概。有偶感云：『平生心迹寄烟波，世事浮沈奈若何？一叶扁舟随处好，喧哗场里是非多』！『眼前无处不风波，北望烽烟未熄何！人种竞争新世界，江山变态迩来多』。

改隶后，秀才入国语学校者当以谢雪渔（汝铨）为嚆矢。雪渔年少气英，汲汲于当世之学；至于诗，特其余绪耳，然亦无不可传者。余从报纸得其晓起散策云：『晓起出门行，逍遥步紫陌。冷风吹葛衣，凉露湿桐屐。炊烟绕树青，流水护田碧。戍垒角声催，前溪人语隔。寻芳过竹桥，觅句蹲苔石。数里足忘疲，终朝情自怏。壮犹不如人，心苦为形役。有钱须买山，结构幽人宅』。清新雅致，步骤井然；如白香山所作，老妪能解。

洪月樵（一枝），彰化名诸生；与余神交数载，深以未得谋面为憾。其诗各体俱佳，牢骚之气、幽愤之怀，时溢言表。兹录其帝京篇云：『环山负海金汤城，葱葱佳气连五陵。闾阖天扉洞然訇，冕旒玉璫真人升。真人旄钺森崒嶭，虎贲貂蝉侍从出。屏藩贡使竞拜呼，帷幄重臣参密勿。甲仗千群出校场，星缠雾旆过长杨。铁驷神军铜鼓队，饮飞骑士羽林郎。平生不到帝京路，想见帝京盘石固。阿房五丈绣旗风，金人十二铜盘露。帝京崔巍不可名，海若山灵为拱护。控制寰中朝四彝，隆隆王气曾几时！校猎犹存嫖骑部，宿卫犹用山阴儿。犹忆将军踰雪岭，犹闻戈舰下昆池。岂道盛衰争一瞬，周游无复穆王骏。穆王一去昆仑邱，昭王不复汉水舟。九鼎重轻得轻问，观兵直向周京留。伊昔太平称全盛，胡越天骄奉吾令。绝域殊方文教敷，远海重洋玉帛聘。吾王有道九译通，重熙累洽累閤庆。旧事去今未百年，谁知强弱等天渊！万里神州一线延，东西烽燧生狼烟；无复铭功上耆连，无复扬威上楼船。泥马铜驼足痛心，令人悲想云台贤。可怜肉食无远图，不施实学为典模。谁击祖生渡江楫，惟画王郎召鬼符。翎飘孔雀顶东珠，朝衣袞袞工步趋；马前呼驄后除道，时平意气凌千夫。去年妖氛风鹤警，争欲还山全首领。老成不去运奇谋，割地求和称存郢。吁嗟燕云壮士多，大风起兮今奈何！长安落日无望处，京城如漆高峨峨』。

查少白能诗，既见于前卷矣。然其余事，又工篆刻。尝作百寿图章及司空图诗品二百余石，古雅可爱，具有神妙。其孙奉璋以素纸印成卷帙赠余，余珍如拱璧，时出展玩，犹想见其运腕下刀时也。印卷夹诗笺二枚，读之知为少白先生五十初度所作之原稿；字写蝇头小楷，行间整然，殊可观也。诗如下：『于今五十犹如此，便到百年更可知。况是身家羁逆旅，恰逢王国用征师。远游岂惮重洋险，大厦难为一木支。草色缘阶删不尽，侘傺行又欲何之』？『富春江上客星孤，故国田园已久芜。欲报劬劳因负米，谁怜辛苦引群雏？鳌牵瀛海

心原壮，书上秦庭计太迂。纵是昨非知伯玉，发添斑白叹头颅』。『身世浑如不系舟，绝裾温峤悔遨游。功名误尽文章贱，富贵交贻妻妾羞。蝶梦方酣争得鹿，鹊巢初筑让鸣鸠。途穷赖有英豪气，高卧元龙百尺楼』。『菊英介寿晋芳樽，篱下秋光一样繁。出岫云情怜客意，始衰镜影画诗魂。其何能淑身将隐，无易由言舌莫扞。敢道艾年当服政，寻常显晦不须论』。

同时有王小泉明府，甘肃人，与少白交颇厚，作七律四则和之云：『交情自古推平仲，四九年华伯玉知。欲证是非凭益友，敢言天命拟先师。芝兰得契香能久，松柏有心寿可支。海上于今鸣独鹤，纵无人见亦闻之』。『同调相逢自不孤，砚田肯使久荒芜。嚶鸣比兴莺求友，翔翥威仪凤引雏。失马试看吾辈达，移山莫笑乃翁迂。英雄几见邀庸福，青眼何愁雪满颅』！『神仙眷属木兰舟，浮海飘然事壮游。工部感秋犹有兴，陶朱致富或承羞。营巢不碍梁间燕，唤雨何劳陌上鸠。自古才人多入幕，岂惟王粲独登楼』！『介眉相对菊花樽，更喜茱萸插帽繁。不饮醉翁知酒意，能文才子炼诗魂。浪仙合用南金铸，佛顶难教俗手扞。海上成连弹古调，寻常丝竹莫须论』。

家兄英奇（毓才），生而笃实，沈静寡言，读书终日无嬉容。年四十二，一病不起。呜呼！回忆少时兄弟团聚，竹林群从，角艺论文，下至酒食，亦极天伦之乐。至今未廿年，沦亡过半；连床听雨，岂可复得哉？自顾马齿渐增、身体益弱，念不与形骸具朽者，惟文字耳。适编诗话，爰摘句采入，以示子孙，知我辈友爱情长也。句云：『客为谈谐频捧腹，书因读倦偶伸腰』；『一生念重惟家国，千首诗多见性情』。

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，古今来同此慨叹也。沧桑后，益不堪问矣。余尝有句云：『日日宴酒肉，厚道似任黎。床头金忽尽，转眼已云泥。更使暗中箭，按剑难防堤。酒肉可饲犬，卓识让山妻』。

菽园先生所著挥麈拾遗云：『诗话与诗选，皆辑他人诗，其道同而体例则异。诗选遇佳诗必录，且不妨多篇；首或叙略，评赞与否，均从其便。诗话所重在话，涉及一人必叙及一人之出处，录及一诗必评及一诗之优劣，苟其诗有与吾话相发明者即录之，不必定是佳篇；又其诗之过于长者，每为节省篇幅计，割爱不录。故诗选可供同好读，诗话只可供同好观也。撰诗话者能知此意，则其例较宽』。余爰其言先得我心，故特录之。

『风俗因君厚，文章到老醇』；此宋人赠隐君句也。甲辰秋，邱菽园以明年为余四十初度，自星洲亲隶些二句为楹帖寄赐，旁注云：『友竹自甲午以来，日以诗酒自娱，不求闻达，穷且益坚，当道重其为人，往见常不可得』云云。爰命儿辈悬之中堂，权作新娘遮面扇；非敢夸示于人，实欲藉以自警而励晚节，庶不负知己之深情耳。

瑶京（国垣）亦吾宗之诗人也；有题拙著如此江山楼焚余草云：『文章标格两风流，怎禁声名满九州岛。高士原非才百里，完人别有业千秋。簪纓难易林泉乐，著作真堪梨枣留。不是吾宗频击节，已闻异国散金求』。余有赠之云：『人文两足慰相思，一刻迟过数度催。万事输君缘有母，半生爱我只因诗。才华恰是荒年穀，倾倒真如向日葵。深愿来生作兄弟，老天可许再追随』！

自海禁开而译事萌芽。道光间，广东有译博物新书五种。其以新理想介绍于学界者，当以此为嚆矢。厥后有侯官严几道先生所译之天演论、原富等书，亦足以唤起国民之思想。近十年间，士之负笈航海、游学于东西洋者，日不乏人。译书层出，竞先遗饷；而又以东京为输出新智识之孔道。其当转输之大任者，则宜首推横滨新民报社。余见其论说所用新名词，如「结果」、「起点」、「程度」、「目的」、「间接」、「直接」等字眼，皆取和文而用为汉文也。风气所推，各处报馆又从而仿行之、激扬之；奇词异语，遂放出今日文学上之大光明，而成为廿世纪变迁之大势，洋洋乎沛然莫之能御矣。竟有以新理想发为诗诃者，如楚北迷新子之新游仙八首云：『乘兴清游兴倍长，骖鸾驾鹤总寻常。神仙亦爱翻花样，拟坐轻球谒玉皇』。『一曲清歌人不见，是谁高唱遏行云？霓裳自入留声器，仙乐风飘处处闻』。『凤脯麟脂积满盘，葡萄美酒醉人难。忙呼小玉铺台面，安置刀叉吃大餐』。『银河隔断信难通，牛女年年恨不穷。昨日碧翁新下诏，两边许设德律风』。『休言一步一莲花，洛女凌波貌绝佳。着得一双弓样鞦，踏来水面自由车』。『广寒宫殿桂花香，仙子如云列几行。闻得嫦娥新奉敕，清虚府改女操场』。『瑶池阿母绮窗开，窗外殷殷响似雷。侍女一声齐报道，穆王今坐汽车来』。『二十六宫敞画屏，御阶仙仗拥娉婷。几多玉女朝天阙，不佩明珰佩宝星』。

竹北二堡缘山黄云昭明经（龙伸）寄来诗稿一册，余爱其游鼓山寺七律云：『记得前游岁月更，层峦安步笑相迎。九重碧落昂头近，万迭青云下足生。有石尽镌朱字古，无峰不作绿天擎。半山亭脚横风坐，远览沧溟似掌平』。『峰回路转小西天，古刹幽深不计年。禅室灯分孤嶂月，经堂香篆半林烟。钟声有意依僧久，云影无心傍佛圆。一夜松涛惊睡起，庄严合什诵诗篇』。

德清俞荫甫太史（樾），别号曲园。余十年前读其集，意为已作古人；不料其至今尚健存也。才人多寿，益属难得。余记其齐物诗九绝，末联具有旷达见道之语，非寻常诗家所能想到也；录之以寄仰止云。『出门一步便为远，作客十年未是长』；『万蜡高烧终是夜，一灯孤对也能明』；『仙佛终须随劫尽，蚊虻也得逐年新』；『相守百年都是梦，偶同一饭莫非缘』；『周公也有流言日，盗跖非无慕义时』；『戏场亦有真歌泣，骨肉非无假应酬』；『麟出何尝皆是瑞，螻生亦或不为灾』；『轮蹄易遍九州岛内，足迹难周一室中』；『

鸟喙毒偏能治病，马肝美或竟伤人』。

曲园先生手着之书有三百余卷，享盛名者约四十年，中外名人咸加敬礼；日本诸公尤重其集，踵门称弟子者尚不乏人。吾邑里见厅长（义正）尝语郑毓臣曰：『敝友某氏，俞曲园先生之门人也』。味其言，似亦与有荣焉。先生曾以诗和儿山太守云：『高风陶靖节，雅韵陆天随。不惜辞官早，惟愁得句迟。烹茶携绿竖，侑酒倩红儿。为恋花枝好，流传五字诗（原注：君有句云「归为恋花迟」，余喜诵之）』。

樱井儿山太守（勉），丁酉来治吾邑，公余之暇，尝开诗会于潜园，大集文人学士，互相唱和，并以西洋食觞之；文雅风流，近今罕睹。别后，竹人思之弗衰。昨读东报，有见其春日到弘法寺五言律一则，盖曲园所和之原韵也。今录之。『双狗跟孤叟，不须童仆随。东风何习习，春日自迟迟。梅似将笄女，莺如学语儿。招提人迹少，徐步独思诗』。又迭前韵答童君冠卿云：『沧海何茫渺。胜游不可随。醉因飞笺早，归为恋花迟。吟啸惊菱女，溯洄伴鸭儿。想君看荷兴（原注：君前日与温卿观荷石湖，故云），写我五言诗』。读此可知太守林下优游，深得晚年乐趣。

龙峒山人，不知何许人也，亦未详其姓氏；着卅六鸳鸯词一卷，备记台北冶游之事。凡属都知，录事各评以诗，并系小传。金第云：『妙舞清歌掌上身，眼波眉语见精神。金钗册里题名字，耻作情天第二人』。盖是时公评阿波为第一，金第次之。某巨公曾题阿波联云：『阿弥陀不垢不净，波罗密是色是空』；亦可想见其风韵矣，诗故不录。云英云：『槑几湘帘不染尘，画楼深锁彩云新。寻春莫怨芳时晚，犹是人间未嫁身』。蕉卿云：『旧梦新欢瞥眼过，天涯沦落感如何！琵琶商妇重逢日，老我青衫泪更多』。芙蓉相识多蜀中豪客，好事者称其家为四川会馆云：『前身应是西州种，来慰征人望蜀心』。

红团性极灵警，善伺人意云：『偷得麻姑好指爪，搔人痒处着心窝』。阿蜜与某秀才狎，所得学俸，尽供缠头云：『琼浆一勺甘如蜜，馋煞冬烘渴秀才』。清香家住八枝兰庄云：『九畹翻嫌多一瓣，心香长系八枝兰』。小桃年幼性狡云：『夭桃蕊嫩含春意，应缓东方曼倩偷』。玉娇为闽中阉帅所眷，艳声大着云：『鼙鼓声中杂凤箫，玉人马背远相招。将军奏罢平蛮凯，催谱新词步步娇』。时法人犯台，方败绩也。其自题诗后云：『客里看花载酒卮，依依蛮女索题诗。海天闲话升平事，自写批风抹月词』。噫！此皆十年前事耳。今再读过，何异「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」；能不伤哉！录之，聊以歌当哭，非敢藉绮语以导人也。

吾乡彭种蓝（怀玉）能读父书，精于歧黄之术。其诗品甚清，有消夏杂咏云：『蕉衫人坐晚风前，吟遍南熏解愠篇。伴我此间消永昼，绿阴深处有鸣蝉

』。读此诗如初擘荔枝，色香味三者俱佳。同时有杨吉臣、吴德功亦咏是题。杨云：『万朵芙蓉出水中，绝无炎暑送香风。浮沈瓜李寻常事，好把芳醪醉碧筒』。吴云：『百尺长松郁万枝，邀朋此处共围棋。科头箕踞聊消遣，赤日炎炎午不知』。二君之诗，皆秀逸可爱。他如张麟书咏云：『赤日行天暑未收，蕉衫着体喜轻柔。绿窗静坐无星事，戏与邻姬斗酒筹』。张君，吾竹人，平居喜谈性理之学，不意亦有此风流韵语。

武陵桃源图，题者甚多。余惟爱郑幼佩（灿南）云：『桑麻鸡犬住人家，流水桃花路转差。太息仙凡容易隔，春风惆怅武陵霞』。幼佩好结客，无■〈衤丸〉袴习；与养斋广文（以庠）为昆弟行。养斋寓厦，曾以诗寄幼佩云：『江声呜咽雨萧萧，旅馆孤灯伴寂寥。鹭屿鲲洋连大海，相思空托去来潮』。养斋自少即取青紫，才气横溢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乙未，寄寓鹭门，日以诗酒自娱，盖有所托而逃也。余尝于幼佩处见其寒夜读书两绝云：『青毡兀坐入寒更，左右图书拥百城。较与儿诗还有味，一镫风雨古人情』。『牙签万轴小蓬瀛，料峭风寒逼短檠。一卷离骚一壶酒，雪庐消夜古狂生』。

『六街炬火与天齐，队伍堂堂东又西。为扫妖魔驱魍魉，痴人痴梦自痴迷』。此永井斲石（完久）观竹城追疫祭而作也。斲石有记云：『爆竹漫天，炬火匝地，人山人海，编队成行，蜂拥而过者，名为追疫祭。奉妈祖于神舆，前后从行数千百人。其间有捧旗者、舁舆者，敲金鸣鼓，骑马徒行。或奇装被假面者、或牛首而人面者，群相追随，诚不异观一幅百鬼夜行图也。甚有乩童袒裼立舆上，右持剑、左执斧，自伤其额，鲜血淋漓，惨不畏死。或把铜针贯颊咬之，备极惨刻之状。有心者所以顰蹙而不忍见也。呜呼！民人习俗，有善有不善，宜存其善舍其不善者。夫乩童托言神灵，扶乩蛊惑愚失愚妇，其行也蛮而野，于理不合；毁伤肤发，更与圣人之教大相背驰，君子不取焉』。斲石先生此记，诚善于叙事矣。吾台此俗，相传已久；今地经易主，而遗俗犹有存者，未知改除当在何日？余甚望之！

横堀铁研（三子），曩曾宦游来台。治苗邑时，闻蔡启运茂才之名，造庐而访焉。与之谈，相得甚欢，举以共参政事；人皆谓铁研翁能爱士，而茂才有此知己，亦可以不恨也。翁归里后，唱设明治吟社月刊、明治新志，分诸同人。余读其次末松青萍博士西游诗大山宿金刚院云：『晚风隐隐递疏钟，剩水残山翠几重。月印天心凝不动，居然人在妙高峰』。闲谷访薇山先生云：『闲溪高卧似磻溪，不管花飞鸟又啼。门外有人先起敬，咿唔声在石栏西』。岩国锦带桥上即事云：『南船北马故乡遥，朝度山云夕海潮。水蘸远空青一色，锦桥何必让天桥』！尾道饮涛声帆影楼云：『十分凉气追新秋，半卷湘帘月一钩。影帆涛声风色白，思诗人倚水晶楼』。四首如西山爽气，扑人眉宇，绝无一点

尘俗态。

以话论诗，不如以诗论诗。余观副岛苍海（种臣）读槐南校刊古诗平仄论一篇，固足以起此道之衰。今录于下：『昆仑之水常朝东，汪洋澎湃沧溟通。九州岛以外更赤县，日出若木红瞳瞳。天鸡鸣断四海晓，西母执觥东父公。本朝却是重文物，遣唐使者帆驾风。博物儒生萧夫子，邦人想望手姿丰。王屋山人日本锦，晁卿不返明月空（李青莲送王屋山人魏万诗，有「身着日本裘」句）。鸡林购得白家集，管三文字工则工。时岂知有士正氏，高论著识惊衰翁。世所不识始针砭，诗学一变人长雄。韩苏欧阳辈竞出，数子气焰俱成虹。平声和易仄声侧，平仄谐合心神融。神岛神人倚声唱，一时拍笑摇天宫』。

苍海公又有论诗云：『孟轲叹诗亡，岂非王迹熄。时危君子逃，居者取容嘿。谁复作之诗，以规明君德？哀乱日云甚，人民诛求极。为上实不易，为下多殷惻。阮公仕魏日，日夜促清酌。未审其所咏，本意安倚托？典午之强盛，无人能谏诤。苟乏规讽益，诗亦可不作。或言渠高世，情怀夙渊博。幸矣身先死。不见受晋爵』。立论卓识，造语亦不凡。噫！公之功业满天下，而又深通于此道；贤者多能，斯其证也。

水野大路（遵）尝为吾台民政长官，有惠政。死之日，台民慕焉，鸠金铸像，立于圆山公园。瞻丰采者，莫不肃然起敬。余尝于报纸读其送禾原之上海云：『春风吹鬓影，草绿送君归。短笛一声远，轻帆千里飞。棋前防落子，酒后任忘机。船到申江日，言寻白版扉』。清秀之气，肖其为人。

民族之性质不同，而好尚亦因之而有异。支那以牡丹为花王，西洋以蔷薇为花王，日本则以樱花为花王。花王之于民族，其关系如何，余不详论。第就民族而观，支那与西洋，其起居饮食略有相同之处。如中西人坐卧皆用椅榻，日本人独用迭席；中西人食肉、嗜浓味，日本人食穀、独好淡泊。说者谓中西性质有如牡丹、蔷薇，其花茎叶之形式亦稍有类似；余甚怪焉。夫日本与支那同建国于东洋，而支那更不同于日本，偏与遥遥之西洋人相类，岂非日本有特性存于其间乎？盖樱花澹丽清妍，自与牡丹、蔷薇异其撰。牡丹、蔷薇，诸国多有之；樱花惟日本最盛，国则罕见也。吾台独北部竹仔湖有此种，天然生植，不费人力栽培；相传二百年前，延平王由日本移来，理或有之。花时，一片如雪，气韵殊清。有珂北先生观花偶咏云：『红云一簇映朝晖，树树犹裁锦绣衣。欲吊当年殉难士，落花偏向墓前飞』。

石为山骨，树为山皮；山无石既不足取，无树更不足观。吾竹近城多秃山而少石，即有之亦大不过寻，鲜有岩岩磊落可以为石室洞天之胜。惟距城三十余里，在于藤坪庄长美山麓，有水帘洞，天然岩穴，宽约二十丈，洞前日夜水滴如帘，故名。其下有溪，水石相激，声震如雷。岁癸卯，僧明开所寻得之境

也。中祀弥陀佛。客岁，箴盘尝往游焉，有诗纪之云：『世外别成般若台，泉清幻雨落岩隈。群峰合拱天如井，乱石纵横水作雷。洞广可容千客住，山空时有老猿来。避秦莫问桃源路，此即洪荒古穴开』。近于藤坪庄，又有龙岩、狮岩、鹏岩诸胜，亦皆五、六年来所建。箴盘有游记，并系以诗。惜限于篇幅，不能备录。

三貂岭在于台北通宜兰之中界，岭路甚崎岖，古称险要之地也。左有石壁峭立，刘明灯巡台时，曾刻七律于其上云：『旌旗遥向淡兰来，此日登临眼界开。大小鸡笼明积雪，高低雉堞挟奔雷。寒云千里连苍陇，夹道千章荫古槐。海上鲸鲵今息浪，勤修武备拔英才』。有此天险之地，须有此豪放之诗。余于此日读之，不胜今昔之感！

庚子之秋，余病甚，群医袖手无术。有荐日本公医樋村龟次郎，延而治之，旋起沈痾，邻里惊传其神效。余以诗赠之，有一联云：『每苦世无医国手，岂知君有活人方』；并自作隶书，用表微忱。先生得之，更有重于他物者；每宴客时，必张于座右；闻至今犹珍藏之。迨乙巳春，余又病；亲友来问，皆谓万无生理。时适检疫甚严，先生一闻，立即奔视，问症发药，日凡数巡。未几，复瘳。忆前后两次病皆殆，而独能肉白骨，先生诚可为余之二天也。因写随园『活我自知缘有旧，离君转恐病难消』之句为楹联，以志深恩。

古人咏露诗云：『日光皎皎转空际，白露无声下广庭』；此言日出露消，势所必然。

日本与露国初开战，客有问余将来两国胜负何如？余惟诵此诗应之；今幸其言果中。因忆露国黑船东来之始，当年邦人袭用支那所称，呼曰「俄罗斯」；后乃改称「鲁西亚」，从译音也。然「鲁」字乃愚钝之意，彼国外交官嫌其侮己，致书于外务省，请以「露」谐音代之；政府乃命各新闻社，凡有涉及「鲁西亚」皆宜改用「露西亚」。由今观之，露国数败于日本，正所谓日出而露消也。当时改称，殆如儿戏；不意其竟成先兆，可发一笑。

礼亲王嘯亭杂录云：『王弇州着文人九厄，使人阅之索然气尽。按本朝文人多寿，可以证王之失；如王文简公（士禎）七十七、朱竹垞（彝尊）八十四、尤西堂（侗）八十五、沈归愚尚书（德潜）九十五、宋漫堂（犖）七十二、查初白（慎行）七十、方灵皋（苞）八十、袁简斋（枚）八十二、钱辛楣（大昕）七十，纪晓岚尚书（昀）八十二、彭芝楣尚书（元端）七十、姚姬传（鼐）八十四、翁覃溪（方纲）八十、梁山舟（同书）九十二，赵瓯北（翼）八十二；四公至今犹存』云。愚按文人寿夭，原属无定，未可偏于一隅以论之也。友人尝为余言，小野湖山（愿），日本之文学家也，其诗可继星岩翁之后。有己亥新年咏云：『八十又加六，长寿亦难得。前唯陆渭南，后是赵瓯北

』。噫！如公之寿，亦可为文人多寿作一证。

海阳谢安臣大令（锡勋），今之时务家也。尝主厦门商政局报，为诸大吏所引重。归设开智书局于潮州，潮人德之。客冬，郑香谷主政（如兰）古稀寿诞，大令寄诗以祝之云：『我乡古有郑安期，深入白云采紫芝。骑鲸东去二千载，至今乃在鲲漈湄。鲲海近为明主弃，沧桑易坠英雄泪。麻姑为祝蔡经来，莫话蓬莱清浅事。仙家麟脯亦寻常，蒲筵厨开香积香。方壶为瓶海作酒，合欢倾倒青霞觞。酒酣耳热发都怒，百怪鱼龙尽起舞。神瀛鼎沸大陆沈，湖山容我风月碧。瞳白鬓红髭须老，虎胎口豹鹑生雏。含饴绕膝哑然笑，一经教子毋乃迂。书带堂前草犹绿，咄咄青衿误我读。剩有延平古战图，山川天然画一幅。草鸡石烂鹿耳枯，蛮夷大长谁老夫。混沌犹余蝙蝠在，嗟哉张果何其愚！先生摇首曰勿尔，西山有薇味颇美。黄河之清古难俟，圣人之清心即是。国土分赠如木瓜，惟有人志长不死。但令台湾有郑氏，正朔拳拳弗失矣。君不见海上子卿旌节寒，辽西幼安藜床穿。天下何与匹夫责，金瓯虽缺谷神完。徐福纷纷尽东渡，先生汉官犹郎署。漫言海岛一遗民，区区寿纪关国祚』。诗胆轮囷，奇气郁勃，自有不可遏之势。末段慷慨而歌，写得极有关系，慎勿以寻常寿诗目之也。

士居香国（通豫）有才干，历掌邮务，敏以处事。好吟咏，所到有诗。在台曾设玉山吟社，提唱风雅；骚人墨客，乐与之交。余尝读其登城楼远眺一篇，盖乙未中秋在台北时所作，气骨沈厚，不作浮响；录之，亦可想见当时之情景也。『苔壁篆瘦虫啾啾，有约不来吟独愁。纤云无痕碧落净，冰轮照出良中秋。排户褰裳蹈我影，满街光景自异境。家家祭坛供豚醪，爆竹声迸纸灰冷。城楼高攀承恩门，女墙凹凸连郊原。离离万瓦露凝白，清笳一声风旆翻。南望台南云漠漠，彼胡为者恣威虐？雷霆精锐自天降，游魂不日就擒缚。东望瀛州波漫漫，吟社群隼登楼观。观月万里思我不？醉拥诗城应罄欢。俱我在者只明月，清光依依照须发。欲语羁怀默不膺，云梯百尺玉蟾窟。此时不醉恨何如，急叩门西尘里居。友终不来夜已半，绍兴醇酒澹水鱼。举杯邀月月更白，拔剑砍空空愈碧。草贼出没羽檄频，电飞羽驰台北驿』。

蔡彦清，吾竹人。余不知其能诗，昨于沈江梅处见其吟稿，有秋夜云：『夜半西风急，深山草木修。枕边惊落叶，天下动初秋。雨骤穿帘冷，灯寒入梦悠。溪声敲径竹，虫语杂更楼。逝志云千里，披襟泪一流。谁怜闺里恨，难似我心愁』。秋郊晓行云：『深山欲曙色，罨霭未全收。残月孤峦寂，睡云半壁柔。沙虫悲古塲，草露点新秋。鸡犬前村近，炊烟树杪浮』。清机一片，淡逸宜人，是善于写景者。

海东击钵吟会，乃台中诸诗友所立。有击鼓催花一题，咏者甚多。今就其

选定列于下：陈沧玉云：『声声催发上林枝，春日唐宫秘戏奇。羯鼓未终鼙鼓动，海棠忽到落花时』。蔡启运云：『冬冬声响报花知，上苑春和次第吹。第一承恩随鼓转，沈香亭北海棠枝』。『冬冬声报六宫知，绿瘦红肥尽弄姿。独有红梅催不理，楼东更鼓一灯支』。『羯鼓声中芳信驰，春风先上海棠枝。红尘一骑飞丹荔。又是君王掌时』。『唐宫花信日嫌迟，击鼓恩同雨露施。转笑海棠开到未？沈香春梦正迷离』。郑长庚云：『怜香有意惜花迟，羯鼓频催破萼奇。他日渔汤鼙鼓动，名花曾奈已残枝』。蔡汝修云：『待晓风吹尚觉迟，鼓声未歇蕊盈枝。唐皇直把天工夺，换作天公亦自宜』。『如雨声中急又迟，上林借汝好风吹。吟坛有钵能催句，谁是花生笔一枝』。郭涵光云：『催花不许报花迟，一击冬冬听已知。隐伏渔阳鼙鼓兆，六宫春色属胡儿』。『连日春寒开较迟，声声如雨暖风吹。三郎莫转催花恼，多事宁王笛一枝』。

余不幸生处海外，长逢离乱；既不获与贤士夫争立事业，又不得遍历名山川发为宏文，以免虚度之诮。惟性喜狂吟，积稿成卷；本拟听豚儿谋付梓民，质诸当世，并望世有为诗话及江湖小集之选者或得附之以传，而余愿已足矣。继思今人传比古人难，况余少失学，妄欲与古人竞立，不诚愚哉！因尽取弱冠至三十所为诗付之一炬，和酒以吞；不独免灾梨祸枣，且省得乡间话短长也。然饥熊舐掌，虽属自甘；狂象埋牙，时每发视。故全稿已焚，而零星残句，时常往来于胸中；偶有忆及，不忍终于割爱。姑援左氏断章之例，存什一于千百。适编诗话时，遂附录于末，聊以作吾家异日之记事珠。若比之唐贤摘句图，此则吾所不敢也。至问何题何编、孰先孰后？贱躯多病，则复都不记忆矣。五言七言，分录于左：

五言云：『秋风悲蟋蟀，夜月泣铜驼』；『守我安心诀，凭谁问指归』；『登山欣赏雨，入谷逐归云』；『作文才本短，守分味偏长』；『节饮防生病，学痴省避灾』；『费省家如富，身闲昼觉长』；『安危原有数，治乱半由天』；『月旦存公论，风流愧我才』；『洗砚晨临帖，焚香夜习琴』；『交广时缄口，事烦夜洗心』；『萤火花间露，瓶笙竹外风』；『墙低风入座，楼广月登床』；『前路多知己，长江莫送君』；『有书常惠我，何日再逢君』；『渡傍春雨涨，山外夕阳低』；『山缺溪分断，星稀月出明』；『家贫仍爱客，诗就懒酬人』；『落落轻余子，栖栖怨不辰』；『柳眠风劝舞，鸟倦雨催啼』；『清隐开生面，编诗定及身』；『双塔凌天外，孤城镇海边』；『有命难如愿，长贫恐负恩』；『车废轮为几，布稀网作帆』；『云束山腰白，日蒸海面红』；『筹边无壮士，互市有奸商』；『土地和戎惯，金缯纳敌羞』；『骗人三不朽，累我一生忙』；『亲朋多冷暖，妻子亦炎凉』；『北望人三五，南归路半千』；『月助书声朗，花添墨气香』；『旧书儿共读，新句婢争抄』

；『风雨孤灯夜，关山一笛秋』；『颠倒行新法，艰难见苦心』；『爱惜生前福，安排死后名』；『月沈诗酒海，花笑管弦场』；『人自无巢许，地皆可颍箕』；『祭诗欣有社，避债苦无台』；『地兼金谷胜，人有玉溪才』；『世事棋千局，人情纸半张』；『眼巨空千古，心雄小九州』；『面有诗书气，胸消芥蒂无』？『山空虫咒月，树老鸟吟风』；『岷首悲羊祜，新丰感马周』；『勉强年卅五，殷勤路八千』；『人情须曲体，世味已深尝』；『晨钟云外寺，春树雨中山』；『杜门心似水，忧国鬓成霜』；『知己徐城北，编诗陆渭南』；『忘归弦上箭，愁绪镜中尘』；『睡狮嗤守旧，烹狗痛维新』；『艺自兼三绝，才能用五官』；『风筛三径竹，月浸一池荷』；『少年皆白袷，遗老集青溪』；『亲友多为鬼，儿童类乃翁』；『自怜鸠计拙，谁许马群空』；『满架求书纸，敲门索酒钱』；『绿杨邀宿鸟，红杏卧开花』；『无心谋饱暖，全力赈饥寒』；『累多生子早，财少作人难』；『池晴龟满岸，天暮鸟投林』；『地僻衣冠古，情真礼数忘』；『峰势鸡冠耸，溪形燕尾分』；『移花资墨气，种竹助琴声』；『网密群鱼急，幕危旧燕巢』；『遣兴诗频改，浇愁酒屡斟』；『时危忧覆楚，愤极误椎秦』；『荷净留双鹭，槐高噪一蝉』；『秋山如画淡，夜雨似琴幽』；『人皆憎志士，天每佑痴人』；『遣闷书遮眼，忘情债满身』；『重看书折角，旧事怕经心』；『不弦琴作枕，无税砚为田』；『人犹谋仕宦，谁肯念痼瘕』；『天地来秋色，河山吊夕晖』；『夕忧登荐表，才拙爱吟诗』；『多难胡忘世，无才怕受恩』；『阅世多奇事，恋乡亦至情』；『似犬争投骨，如鱼散涸波』；『一水飞云际，群山出鸟边』；『山居虽寂寞，世路实崎岖』；『叱犊犁春雨，哺鸦噪夕阳』；『缄札将心寄，开封若面谈』；『鸟惊山吐月，鱼乐水浮天』；『新书常补读，旧句且留删』；『青眼谁如柳，丹心自比枫』；『匿迹逃诗社，销名入醉乡』；『自怜离虎口，谁肯累猪肝』；『波浴牛浮鼻，沙眠鸭拗头』；『听香凭竹几，伴月坐藤床』；『悲欢如梦境，诗酒破愁城』；『兵燹殃千里，亲朋散四方』；『一身牛马走，大地虎狼蟠』。

七言云：『园林重到如前世，宾主相逢贺再生』；『案有奇书消白昼，门无俗客只青山』；『四顾茫茫千感集，一身碌碌百忧攒』；『太平得寿方为福，扰乱全生祇赏诗』；『报国不须论在位，当途更少力回天』；『避人计拙惊弓鸟，恋旧情深失水鱼』；『入梦几回寻旧雨，相思一夜起秋风』；『乡愁怕听谈兵事，旅闷聊吟忆弟诗』；『折磨志比三烧玉，阅历身如百炼铜』；『竹影上墙如墨画，泉声到枕当琴鸣』；『难除今日登高俗，预约明年此会狂』；『不图我辈谈灯下，遍唤儿曹拜榻前』；『经世有才长落拓，感时无病也呻吟』；『看花不离杯中物，谀墓羞藏篋底金』；『荷笠野翁驱犊去，携筐村女

采茶还』；『有情梧树祇留影，无主梅花空自香』；『暮云映日形如兽，古树经霜叶似花』；『妙句疑经前辈说，温书如对故人言』；『亲朋索写宜春帖，儿女争求压岁钱』；『班管转工修野史，锦囊并贮看山钱』；『愧非大海回澜手，犹有闲云出岫心』；『河朔已非唐土地，蛮乡尚有汉衣冠』；『琴因养性非关趣，诗为娱情不在传』；『移家人困偷油鼠，守土民愚负版虫』；『孤愤惜无青史分，不才闲过黑头时』；『那堪时事频焦额，已卜余生莫出头』；『上相无心归赵璧，遗民徒望补梁瓿』；『四壁虫声秋有信，一阶梧叶月无聊』；『绕郭溪声秋雨后，满楼山色夕阳中』；『避乱恼无千日酒，著书枉用一生心』；『杜老奇愁吟苦竹，放翁异梦靖边尘』；『世事十年双泪眼，人情一日九回肠』；『人皆欲杀君偏爱，客尽受恩我独深』；『事经过后方知错，诗未删前不觉疵』；『壮心已与灰俱冷，好友翻输几可凭』；『酒逢世异偏难醉，诗到途穷转不工』；『一世念惟家国重，半生愚任友朋欺』；『曲江对镜怜形影，彭泽编诗纪岁时』；『匡时恨不逢黄石，避世何嫌卧白云』；『不合时宜知己少，生逢世乱作人难』；『忤世几如都散仆，忧时曾作太平民』；『逆运转嫌妻子累，穷途难得主人贤』；『文章老到宜秋色，山水穷时恋夕阳』；『书多未刻常亲校，画好无名亦自珍』；『平子四愁难自遣，季仁三愿有谁知』！『诗贪记忆从头读，事怕遗忘信手书』；『如君不愧高贤传，许我亲题有道铭』。

跋

王子友竹，台之闻人也。性嗜吟，广交游，有孔北海风。去冬，介弟寿竹过厦，贻所著台阳诗话、四香楼余力草等卷嘱余为之序。余受而读之，不禁喟然叹曰：『有是哉！台犹未亡也』。

记壬辰岁，余侍先大夫东渡，恰唐灌阳亦承宣来台，公余辄邀台士百数十人，创为诗钟例，分咏于官厅。先大夫得曹州牡丹若干种馈之，遂名其社为牡丹吟社。余年方象勺，得以绿衣陪座，虽学未逮而心甚羨也。因与三五小友效其例，立一海东吟社。酬唱正酣，无何乙未之变作矣。匆匆内渡，行卷多未及携带。事后征诸同人，亦多忘忆。意者其与台岛同沦灭欤！不图今日复有吾子之作，得以一慰孤怀也。

王子之才、之行，天下知之者甚伙，姑勿赘。至若今所读诗话、吟草，其神妙处亦尽于诸名人序中，余更何赞一词。但余亦有所耿耿不忘者：盖集中序列姓氏，强半为余挚交；所载山川风物，亦强半为余亲历。呜呼！地割矣，斯文坠矣。大陆已沉，群黎无告，而吾子更能出入枪林炮雨中自葆其道，又得以所葆之道而遗诸余，余何幸而与于此！然余惫矣，行将退居深林，无暇与世共

迁流。惟吾子为两间一大界线，文运所关，间不容发，其珍重为之；二百六十一万同胞，叨子之光，正无量也。噫！盘盘大才，岂特为诗界争色已哉！谨跋。

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孟春人日，怡园后人林辂存并书于安溪考亭讲院。